



皇清經解卷六百七十九

學海堂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檢詩廣森著

何氏解詁

公隱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解詁曰諸揭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謹案春秋木

敢取傳壽凡五世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

帛以先師口相授受解釋其義故傳皆為弟子疑問之辭諸

疑或直問所不知即曰者何曰孰謂或據彼難此則所揭問

有失者類君之始年也爾雅曰元始也天子諸侯通稱君古

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境內而何邵公假謂唯王者然後

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為記王於魯則自昭所云謂唯王者然後

失春者何歲之始也此周之春也周人以斗杓初昏建子之

月為歲始殷人以建丑之月為歲始夏

木德之位東作之候後儒有疑子丑月不得名春者可以辨

皇清經解卷之九孔檢詩公羊通義

見故善言經者約而該顧炎武曰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

矣故尚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武成惟一月壬辰

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肅多士惟三月多方

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

午鼎古文多則不言時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其他

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為編年之史有

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昔者周公營洛

制五室九階四戶八牖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在新

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入太室禘太室之言

猶世室也夏日世室周日明堂異名而同實是以大戴禮記

曰明堂者文王者聽朔必居明堂所以辨方文正位順時布政

周之初蓋頌廟於文王之廟故曰王正月者文王之正月也

周人受命自文王始雖今嗣王亦守文王之法度行文王之

正朔春秋內魯文王又魯之所自出繫王於春繫正月於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制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

月為時王之正月周之東遷時王不能頌月久矣且如左氏

說襄公季年歸餘再失哀公之世大火冬流魯歷未必盡合

周歷而春秋強据魯史正月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之篇

號稱時王之正月不亦誣乎

正月上也 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解詁曰統者始也總繫之

辭夫王者始受命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謹案爾雅曰正長也謂公何以不言即位解詁曰據文公言

之正月者十二月之長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

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

內之治者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

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

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

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

國而反之桓也解詁曰平治也反還之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

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也解詁曰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

貴公子將薨亦如之謹案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

室以聾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

子再娶亦稱夫人並妃二嫡故國人疑於其尊卑矣師說春

皇清經解卷之七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秋有七缺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夫之道缺文姜

淫而害夫為婦之道缺大夫無罪而致戮為君之道缺臣而

害上為臣之道缺晉侯宋公殺其世子為父之道缺商臣蔡

般弑其君為子之道缺黷烝災嘗郊祀不修而周公之禮缺

此君子所以懼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解詁曰隱於

春秋所以作也

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解詁曰是時且如桓

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解詁曰且如故凡隱之立

為桓立也解詁曰欲須桓長大而歸之故曰為桓立明其隱

本無受國之心故不書即位所以起其讓也以長

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日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

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

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

左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無子立適姪娣無子

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死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

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

皆所以防愛爭左氏膏肓曰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

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左氏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所

賢下必從之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與乃曰古制不亦
禮哉謹案何氏說立姪爲尊婦者尊兄曰及其子也然士昏
禮婦徹于房中膝御餼雖無婦膝先注曰婦尊姪甲也若士昏
婦猶先膝客之也詩曰韓侯取妻諸婦從之鄭箋以爲膝必
姪婦從之獨言婦者舉其貴者依此二桓何以貴母貴也
文皆周人之法文家先姪容失其實 桓何以貴母貴也
本以膝至桓母 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 解語日以母
以子貴 何焯曰謂有子則 秩次立也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管義釋文云費力俱反邾人語聲
與蔑通荀子兵殆于垂沙唐篋死史記作楚將唐昧亦卽此
昧字也三家之經殊文異讀動以百數非臆所繫者後不復
舉

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
猶最也 解語曰最聚也直自若平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最
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票議案小爾雅曰最叢也
管子曰冬收五藏最萬物樂聚會以聚衆法云 及猶汲汲也
聚或爲最徐廣解史記以爲最亦古之聚字

皇清經解 卷六 臯九 孔檢詩公羊通義 三

暨猶暨暨也 及之爲言恐弗及也汲汲者急辭暨 及我欲之
暨者重難之辭玉藻曰戎容暨暨

暨不得已也 解語曰舉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
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謹案左傳謂

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則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 解語曰以
是盟我欲之故從及文也

君知爲 何以名 解語曰攝齊侯 字也 左傳曰邾子克也古者
以祿父爲名 字也 左傳曰邾子克也古者

楚有鬬克 曷爲稱字 經言邾婁人褒之也 褒者天子有慶于
諸侯加地進律之

名禮有褒衣者是也春秋假天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
進其號所惡者降其秩君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諸侯大夫

之功罪非匹夫得而議也是故以文王之法臨之而黜陟焉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其義一矣

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 解語曰爲其始與公盟盟者殺牲
敵血詛命相誓以明約束也謹案

春秋內魯與內接者託始於法當褒也魯稱公臣子辭白
能親義慕義講信脩睦於法當褒也魯稱公臣子辭白

虎通義曰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
君爲公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覃公惟私覃子也禮

大射經曰公則釋獲大射者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
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

解詁曰搆戎齊侯
言人皆與公盟
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
也春秋繁露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
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邾
婁於桓之篇稱人傳曰夷狄之於此稱字傳曰褒之進退相
較明儀父本在名等春秋字之若加封使從三十里國也然
非有所因則褒文爲空設其後儀父空雖公之世實得王命
爲諸侯故因其有將進之漸而褒之若曰苟以文王之法治
諸夏所封有親賢睦鄰如儀父者真可也邾婁之進自緣他
事因而褒之於此則春秋之新義春秋皆假事之地也於此發傳
事可略也昧者何地期也兩君相見所期之地也於此發傳
尚約信故盟者春秋所不惡惡其渝盟者官春秋撥亂世尤
大信時孫覽曰隱之出皆不致隱志讓于桓
不致當正君之禮聖人未其意而略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克之者何加之者經有不克弗克諸文嫌通爲克殺之也爾

日勝肩假字詁訓故問克之者何明獨施於此殺之也殺梁傳曰甚

皇清經解

卷六克

孔檢討公羊通義

四

積慮成於殺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

解詁曰如卽不如齊人語也加克者有嫌也段無弟稱君甚
公夫人愛其少子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卽位曲從母
意與以京鄆之地有郟邑從衆濟成其逆謀然後從而討之
故傳述經意言莊公誠愛弟者不如勿與之驅使無所資段
則不生亂錄月言克者責鄭伯忍辱弟於罪以展其母也

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解詁曰搆天王殺當國也當

也著其強禦與國爲敵左傳所謂如二君是也經例當
國者繫國也解詁曰其不當國而見殺者其地

何當國也當以殺大夫書無取於地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

地解詁曰搆俱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

亦不地也在內謂國都之內統於國故可無更地也知在外

惡以失親非謂出境者鄭亦鄭地解詁曰不從討賊辭者主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親故書之

宰者何官也啻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

言宰屬之士故繫宰非以

官氏也周官冢宰之屬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晉聘周之辭曰歸時事于宰旅然則下士稱宰

旅中士上士稱宰士也春秋凡王之下士爲王人中士錄名

啻是也中士加氏石尙是也大夫以字書家父叔服渠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仲書祭伯南季仍叔等是也上大夫以子書尹子單子劉子是也三公稱公周公祭公虞公是也自公卿達于士唯宰屬必書蓋治官最尊不當役以聘弔之事

故繫官識之與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

桓之母也解詁曰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考對文者禮入廟稱妣比諸父也仲子居於孟子何以不稱

夫人桓未君也時隱桓之母並稱夫人禮無二適之義春秋君則其母不稱夫人蓋諸侯不賤者何喪事有賤賤者蓋以再娶仲子之爲夫人本非正也

馬以乘馬束帛兩言之者賤者或特以馬或加以束帛士喪禮曰公賸玄纁束馬兩大夫以上則束帛四

皇清經解卷之七十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五

馬也季康子賤于未致辭曰有不腆先人之產馬是其特以馬者雜記諸侯相賤以乘黃大輅則亦得有車解詁曰禮大

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

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事車馬曰賸覆道此者取與貨財曰賸衣被曰襚知生者賸知死者襚解詁桓未君則諸侯曷

爲來賸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解詁曰尊貴桓母以起告天子諸侯彰桓當立其

言來何解詁曰掘歸舍不及事也荀卿子曰送死不及柩尸

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及其及事亦有來文而此發傳者蓋仲子之卒經我君僖公不及事之意未明適與成風舍賸可以兩事相比特爲異辭以起之自餘奔喪會葬之等當文各有卒葬賸日其不及事者既不假言來乃見其及事者更不以言來爲嫌其言惠公矣解詁曰去來所以爲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兩張當各使一使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

微也及者分別會卑之辭夫人與公一體嫌竟可敵公故加及絕之仲子不稱夫人不嫌得敵公故不假絕也解詁
日月者為內恩錄之也諸侯不嫌比於王者輕會無皆同例
言歸者與使有之辭也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當相通
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
來接內也主書者不及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孰及之內之徵者也解詁曰內者謂魯也徵者謂土也不名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讒卿大夫而逮士庶人宋稱人亦徵者也魯不稱人者自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解詁曰祭者采邑也謹案凡祭皆周公之徵伯者長勿稱也蓋天子之中
大夫何以不稱使解詁曰據凡伯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解詁曰夫來奔同文故去奔明
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解詁曰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文故去奔明

皇清經解 卷六 七 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六

王者以天下為家無絕義主書者以罪舉內外皆書者重乖離之禍也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于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錄所奔者為受者義明當受賢者不當受惡人也他國者皆不言出以示無外之義若其來奔本無出文故併去奔以別之魯受天子通逃臣亦為有惡不言奔者蓋兼諱也穀梁傳以為來朝劉向本治穀梁其上封事云周大夫祭伯乖離不抑出奔于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是亦取公羊之說為長

公子益師卒

何以不日解詁曰掘臧孫辰書曰遠也立乎定哀以指隱桓祖之所逮聞也故言遠也左氏說公不與穀梁說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蓋卒于齊公卒得與公斂乎何以無惡文似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春秋分十二傳皆失之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春秋分十二傳皆失之
三傳皆失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為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

文不異同宜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卽爲所見之世廣森從之所以宣文傳四廟之所速也所讓有深淺義有隆殺所見之世據襄桓隱亦四廟之所速也親疎之節蓋取諸此凡大夫卒日者主爲恩痛錄之所傳聞世恩殺恆不日強牙之日有故焉爾所聞世恆日惟得臣仲遂以罪不日至于所見之世雖有罪皆日卒矣董仲舒曰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解詁曰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殺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益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之子稱公子孫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解詁曰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王者不治夷戎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狄北方曰狄謹按戎狄經皆略不別君臣舉其號而已所謂國不若氏也會例時有所危乃月錄之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得而不居者鬼勝都邑弗取而有也將卑師少稱入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傳例

在五年何郟公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非也前後入桓書月若討有罪日錄之其略不言月者唯衛師入盛宋人衛人入

皇清經解卷六章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七

鄭秦人入郟吳入州來於越

無駭率師入極

音義公羊率師之字如此見五年傳今本率師入吳五事爾當文各自有說

作率爲正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

左傳云無駭卒羽父請諱與左公命以字爲展氏然則無駭生未有氏得發此難者春秋據袁錄隱非史官書現時事

之比本可以追氏之若公子驩之孫方爲駟氏而國語謂之駟驩公子遂之孫方爲仲氏而經言仲遂駟氏而國語謂之

卒于垂故知此不追氏者卽是有貶義也貶天子黜也春秋有貶法大夫貶去氏者言宜奪其卿曷爲貶解詁曰掘公即位諸侯貶稱人若曰宜降爲小國也

疾始滅也疾猶惡也解詁曰言疾始滅者諸滅復始滅也見不復貶皆從此取法所以省文也

助於此乎

解詁曰助適也齊人語音義助熹平石經作放前鄭注考工記陶旄下亦云讀如放於此乎之放前

此矣

解詁曰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爾猶於是

也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君子所修春秋託始焉爾爾猶於是

入何內大惡諱也

解詁曰明魯臣子當為君父諱滅劓月不復出月者與上同月當案下例當蒙正月

曰否謹案伐圍入都無諱文獨滅諱諱者諸侯有得專臣伐之道不得專滅國覆人之社絕人之世合諱有外內亂鳥獸行者當以九伐之法正之非可攘土地以自廣漢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闕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君子惡兵以利賁故取邑為小惡滅國為大惡也趙匡難此傳云滅而言入賁入者將如何書之廣森以為實入將書展無駭率師矣內諱試言薨固與實薨者同辭則諱滅言入即與實入

者同辭亦何不可况貶去氏者正起其非實與實入乎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好執天子聘我之使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

推寔猶稱且字知履緌蓋下大夫名見者以按內也紀侯爵當從大夫國例

凡大國之下大夫與小國之卿同非接內不錄其錄大夫唯大國之上大夫然後書名氏若褒之則以伯仲書禮五十不稱且字所以示法未

五十不得命為卿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

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

皇清經解

卷之七十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八

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

何邵公以為有母毋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

友以行若然宋公無母猶有諸父兄師父傳何言辭窮也左傳正義曰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

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况諸侯乎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

耳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廣森謂禮記國昏取夫人曰諸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

此即躬命之稱主人之辭然則紀有母乎曰有解詁曰以不稱使知有母

稱母母不通也婦人無外事母但得命使於其國耳不得通不稱使也杞伯姬來求婦得

以母通者彼內女錄親親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

歸于宋不譏猶譏也何譏爾也問貶曰曷為貶問譏則是事書逆人譏猶譏也

何譏爾者貶不必為本事多罪在於彼而文見於此者故主問其所為譏則皆為本事故不問曷為矣

親迎也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說王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無親迎之禮使上卿逆之諸侯

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鄭君之間也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言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廣森以詩考之文王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蹕之里諸侯親迎更有明文齊風著箚刺時不親迎者章充耳以素言士之服次章青者卿大夫之服末章黃者君服明國君不親迎合有議也又著詩作於齊哀公之世始不親迎助於此乎前此傳言不親迎前此者亦足以徵矣始不親迎助於此乎前此

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

也解詩曰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

內君臣親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

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謹案大夫爲君逆女例月大夫自逆

例時其君娶不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

稱女解詩曰未離父母之辭在塗稱婦解詩曰公子結滕陳

子重出已在塗則義成爲婦故禮親迎女在塗聞入國稱夫

女之父母死反而奔喪爲其父母期從既嫁之服

皇清經解 卷六十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九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者何內女也解詩曰不稱公子者婦其言歸何婦人謂

嫁曰歸解詩曰婦人生以父母爲家嫁以夫爲家故謂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無聞者公羊經師失其傳也廣森以

皆止爲白隸寫恣異耳子昂履綸之字春秋莫隱公諸侯來

親隱者莫先於儀父故字之大夫來親隱者莫先於履綸故

亦字之不從來逆女字者彼逆其君夫人則有君前臣名之

道也莒子序下者抑莒也爲前入向後取牟婁春秋入國取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

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

解詩曰時隱公卑屈其母

不以夫人禮葬之以妾禮葬之以卑下桓母無終爲君之心
得事之宜故善而不書葬所以起其意而成其賢日者恩錄
之公夫人皆同例也謹案禮嫡死勝得升于嫡聲子繼室故
惠公時本稱夫人及謚爲桓立不欲其母加於仲子乃不敢
以小君葬之益薨而後殺其
禮是以傳言不終爲夫人矣

鄭人伐衛 伐例時雖在月下
不蒙上月後故此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解詁曰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
月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

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三月夏之正月
尊生聖過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謹案
王者謂先王治天下之大法雖文王不是廢周公制官禮周
再而復先王治天下之大法雖文王不是廢周公制官禮周
之孟春謂之正月夏之孟春謂之正歲則存三統者猶文王
之意也繼周而王者當反黃正故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
時將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顧不可以更魯歷之月日但可記其
意於此書王二月若日是文王所因地布教之月後有以地
純王者宜取爲正也書王三月若日是文王所敬授人時之
月後有以人統王者宜取爲正也且春秋奉周月則春亦周
王之春然不以人統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者正以三共
春施王於春上則有三統之義不顯漢律歷志述劉歆曰春

皇清經解 卷六 皇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十

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是古左氏師說亦然而今治左
氏者輒但以爲時王之二月既以王正月足矣何必於二
月三月一一施之若謂歲首不可以無王則二年春固無王
謂月上不可以無王何又未言夏王四月四時皆王者所常
取法奚獨繫王於三春
也進退之指都不可通

何以書 解詁曰諸言何記異也

解詁曰異者非常可怪先事
而至于謹案漢五行志曰京

房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黑臣
日食則曷爲或日
秋從中成之形也後篇州吁弑君而立

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止

朔也

解詁曰桓三年秋七
王辰朔日有食之是也

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

之後

古厓用平朔或有日月之晦日已合辰有承小
月之後而合辰於二日者故日食不恆在朔也失之前

者朔在前也

解詁曰謂二日食已巳日有食之是也謹案穀
梁說以有日無朔者爲晦食據宣十年四月丙

辰日有食之下有巳巳齊侯元卒則而辰非晦明矣穀梁爲
彗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

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日二穀穀梁所
謂夜者公羊日晦穀梁所謂晦者公羊日二日穀梁所謂二

日者在桓十七年公羊併入朔數唯文元年二月癸亥今公羊經有朔字則當爲朔二十八日六晦二與漢志稍異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解詁曰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三月得而覲也故疑言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解詁曰平王也

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

解詁曰至尊無所屬也謹案天子有

記葬者則如文九年傳所云

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文

或有故當越縵而從王事故云爾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

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鄭康成曰異死名者爲

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據劉貶曷爲貶譏世

皇清經解卷查七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士

卿世卿非禮也

解詁曰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者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禮公卿大夫士

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謹案周之命官或曰人或曰師或以掌司典職冠所事唯世其職者乃曰氏然三百六十之屬以氏名者財四十有四而其位貴者不過中大夫則知卿之義不得世也古者有世祿無世卿世祿故故舊不遺不世卿故選不失賢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原仲不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蓋王喪主訝喪賓者以其新與內接有赴弔之禮故得錄卒如非主爲譏世卿書者魯史本有其卒但舊文書名今更之曰尹氏則君子所託新義爾凡治春秋皆當以此意求之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解詁曰攝宰渠氏官仍叔不稱

氏尹氏不稱子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時雖世大夫亦俟三年喪畢乃卽先君之廟而命之

武氏子未及父喪未受命爲大夫稱子者猶繫乎父之辭也居喪之禮升階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隄三年之中極若父存故義繫乎父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父卒未命而見使使之者與有失焉仍叔之子字其父此不字其父者別乎父在也不加之者彼言仍叔子則嫌是一人何以曰武氏子則無嫌也春秋之稱言也無所苟而已矣

不稱使据天王使家當喪未君也解詁曰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何居君

位稱使也故絕正其義與毛伯同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

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言爲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傳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

辭也交譏之是也求微也魯者曰求微者曰乞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解詁曰不言薨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蔡衡晉齊爲大國鄭曹雖伯爵而尊同姓亦從大國例此八國皆卒曰葬月其略之者有所貶也其不書葬者或以罪絕或以諱沒或以欲而賊未討故各有義也小國之例恆始略未錄進之以漸故邾婁始見於莊十六年克卒不日以至二十八年丁未邾婁子瑱卒日卒不葬自是以爲常昭元年以後乃日卒時葬賸始見於隱公之篇月卒不葬成公以後日卒

皇清經解 卷之七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不葬昭公以後日卒時葬祀始見於僖公之篇月卒不葬襄公以後日卒時葬秦始見於文公之篇時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三國皆至哀公乃日卒月葬許當僖公之世新臣始見時卒時葬文公以後率日卒時葬至昭滅許成再立國乃復時卒時葬薛在莊公之篇月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唯獻公錄日焉書卒不書葬者三國吳也楚也昔也吳楚之不葬其君無諡也昔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繆公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解詁曰不及時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

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踰踰急也乙未葬齊孝公是也外小惡不書錄渴隱者明諸侯卒王者不及時而不日慢葬

也解詁曰慢薄不能以禮葬也八月葬蔡宣公是也過時而日隱之也解詁曰隱痛也丁亥葬齊桓公是也

是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解詁曰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謹

案慢葬不能葬皆謂無故而不用葬時之正者不日者從失禮遠也渴葬有故而報葬者也禮卜葬先遠日故日之志變至於此日而後得葬是以日之也當時而不日正也解誌日六

月葬陳惠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水火兵寇危之小者也適公是也

者也三朝記曰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若宣公繆公世濟其讓後猶有爭况乃私愛亂適以開讎讎者乎易戒履霜堅冰之疾其末者貴正其本是以宋有馮之弑而危之於繆公之卒齊有無知之弑而危之於僖公之卒晉文公如匹不正後有公子雍之難衛襄公既歿乃議廢輒立元是二君者春秋亦皆危之人君尊本重統卒葬者君位之終始春秋於是示大經大法俗儒橫謂葬不葬非褒貶日無始無義例君子之修春秋垂教云乎豈

日記事云乎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

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解

日與夷者宣公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

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左傳曰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左

皇清經解卷之七十九 孔檢討公羊通議 三

師般官也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與夷復曰司寇勃爲左師蓋在莊公之世傳據其後稱之

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解誌曰爾女也可吾立乎此攝也按史記繆公夷立十年乃弑猶號虜公禮殤自年十九以下然則宣卒繆嗣時與夷甫生耳緣繆公本意俟與夷長乃復葬則成王幼周公攝踐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弑繆公在桓二年

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非至賢之君不能不爭也謹案督弑與夷乃迎莊公而傳稱馮弑者馮在鄭鄭比欲納之反又

論曰春秋之義責知諫率故君子大居正立適以長適子死體於上傅重於下是故殷人世殷人及春秋雖宋之禍宣公

爲之也不責繆公者善反正也假令繆公遂立馮與夷或弑馮則墮其父之讓成其子之惡雖與夷賢終無禍猶

爲私其子故君子以繆之讓爲義以直之讓爲失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楚子

疾始取邑也解詁曰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

取邑當託始明故省文也范武子曰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爲下皮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月事實日故也日必繼於月故不得不書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曷爲以國氏當國也解詁曰與段同義曰者從外赴解謹案

不言公子督不言公孫南宮萬不氏蓋弑君之賊王法所誅大夫去氏者絕其位也去公子公孫者絕其屬也入所聞之世亂臣賊子比踵而立已從託始見法罪同可知故里克以後不復枚貶穀梁於州吁云嫌也弑而代之也於公子商人云不以嫌代嫌也似未得其說而強說之

皇清經解卷六十七 孔檢討公羊通義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清地在鄭衛之界上諸

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見故言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爲諸侯所要則當如鄭伯會公于斐亦云某遇公于某春秋之中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暈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再列宋公陳侯蔡人衛

鄭則嫌與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

暈者何公子暈也解詁曰以入桓稱公子

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解詁曰

伯伐許不貶與弑公也外弑君者書名氏內諱不言弑君之賊無所見故暈遂皆託貶文

伯起之啖越之徒乃云凡事各於本事喪脫豈有未弑君而先貶暈耶春秋大夫不氏之例有四一日貶無駭暈山等是也二日未命俟柔履綸等是也三日小國夷國之大夫慶快

遂椒等是也四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然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叔孫舍至自晉猶有再見而再氏者錄氏爲其與弒公柰何者諸問事狀善斯去氏爲貶益昭矣

諂乎隱公解詁曰諂猶候也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子稱君者古人語質詩曰無庶予子憎隱公曰吾否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解詁曰塗委者邑名也將老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終也晉義板本作隱公曰否石經作隱曰吾否互有脫字今參

從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曰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解詁曰口猶也難兵難也諡者傳家所加謹案生而舉諡順記事者之辭若左傳述石碯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史記述周公曰我成王之叔父古人爲文於鍾巫之祭焉弒隱公也解詁曰鍾者猶疎神每有如此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禱者也男曰魂女曰巫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皇清經解 卷之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五

其稱人何據實討賊之辭也解詁曰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善之也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崔彥直曰衛人不即討賊至九月而僅得殺之于濮故加月以見之謹案濮衛地昔衛靈公將之晉舍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淇縣也錄于濮者與馭同義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者何公子晉也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不言公子者王子朝君者歆又不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春秋以立子爲正立弟爲言子晉危見之但繆公之立在春秋前故復以立晉見其稱人何衆法後若晉人立黑臀之屬不書者亦記始之義

立之之辭也解詁曰晉得衆固然則孰立之石碯立之音義中人人欲立之

平石經 石碯立之則其稱人何解詁曰據尹氏立衆之所欲作階

立也眾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穀梁傳曰得衆則是賢也賢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次當立正也非次當立而受之天子命之先君乃可言也君子以石碯爲專矣得乎民者宜爲

君晉因民之所欲立不辭讓而卽之雖非義之高者未爲大惡也其咎在衛人之立之也確有討賊功又順輿志定君安國鮮復責其不當立晉者春秋別嫌明微每施於此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解詁曰登來讀

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謹案登來之者猶言得之也齊魯之間無入聲呼得聲如登來之合鄭司農注大學引春秋傳云登展之卽此文也來古音徂又轉爲展故易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以无咎畏鄰戒也九章曰諒聰不明而蔽壅分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令謂蕙若其不可佩彼得字以登吳反讀之百金之魚公張之解詁曰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張謂張

剛習障谷之屬也謹案漢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故王莽傳曰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何邵公以百金當百萬錢實漢法也然魚價貴不至於此木緣黃金方一寸重一斤謂之一金或可凡物以斤計者亦通言金百金之魚蓋大魚重百斤者與張者張弓矢以射也淮南時則謂曰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左氏經觀魚作矢魚朱文

皇清經解卷之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去

公曰據左傳言則君不射是以弓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公自美大其能榮者何濟上之邑也釋經所以主爲譏遠書解詁曰觀例時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盛

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解詁曰將夫也師衆者滿二千五百人以上也將尊師少稱將解詁曰師少者不滿二千五百人也將卑師衆稱師解詁曰將卑者謂衛孫良夫伐將咎如是也將卑師衆稱師解詁曰將卑者謂

也將卑師少稱人解詁曰師人伐衛是也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公伐邾曷是也據此傳知經雖以稱人爲貶至于侵伐圍入之等書人者皆將卑師少常辭非盡意義所繫大氏功罪之別多於月日詳畧見之今入例月而衛師入盛不月者同姓相入託始於是疾略之也盛文之昭也天子嘗命爲上姬之長衛蔑王棄親入兄弟之國春秋所尤惡故合與吳入州來於越入吳同例矣

序盟會恆先宋公次諸侯次伯子男錯雜列之左傳鄭伯男也王肅曰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公侯足句辭經書吳子而國語云命圭有命國曰吳伯皆以伯子男同等故也合文嘉曰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大國稱侯小國稱子舉中以包之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解詁曰陝者蓋今宏農陝縣是也謹案主者主其黜陟也成王之初周公爲太師召公爲太保處乎內者太傅舉公也及周公沒舉公繼之主陝以東故書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單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傳道此者明本文武之制周人世因之晉義釋文云陝失再反一云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當作邾王城邾鄒

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前此羣公之份今於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言者議始於此然六羽猶譏入羽可知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

秋推見以至隱此之類也

邾婁人鄭人伐宋

解詁曰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

皇清經解卷之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六

螟

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災者有害于人物隨事而至者謹案爾雅曰食苗心螟食葉蝻食節賊食根蠹經

唯書螟者散文通矣京氏易傳曰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胡康侯曰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彊卒

前者公觀魚于棠彊諫不聽比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

忘葬之加一等故爲隱公思痛日之因以喪爭臣胡康侯曰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邑不言圍

常辭國宋疆而無義圍蹙窮邑

長葛見惡故張本於此邑而言圍者有四類葛新城緡郊惡之言圍師及齊師圍成圍宋彭城圍戚國之言圍內邑不聽言圍圍棘之屬是也內諱取邑言圍圍台圍洩之屬是也圍例時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輪平者何輪平猶墮成也

左氏經作渝渝輸異文同義易曰成有渝越之盟詞曰渝盟無享

國訊楚文日變輪盟刺輪盟猶渝也輪成猶渝成也成猶平也周官訓人凡有鬪怒者成之利難平爭謂之成平而變渝是謂墮成古文訓詁以輪為墮左傳墮幣服虔曰墮輸也詩載輪爾載荀子成相饒展禽三緇春申道綬基畢輸其義皆為何言乎墮成

諸云何言乎者皆見非經敗其成也日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

解詁曰吾魯也末無也音義

與鄭人則曷為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

解詁曰時與鄭人戰于狐壤為獲

鄭所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解詁曰戰者內敗文也君獲諱案穀梁傳日來輪平者不果成也蓋自暈伐鄭後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平而不果乃反致戰若所謂平莒及邾莒人言來者故經得以輪平言之歸輸于鄭人者起鄭人不肯也甚其諱彌深春秋多微文故戰于狐壤而日鄭人來輪平高克奔陳而日鄭棄其師固不可以文句求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徐彥曰日者以下我入邾傳云齊亦欲之然則雖不復侵伐亦

皇清經解 卷之七十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九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

解詁曰過歷也歷始月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春秋者皆一經之達例所以損益舊史而示新義者也易曰君子以

治厯明時書日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言王者

嚮明而治必奉順四時之正天道正於上之書正於下故春秋謹時月日以進退中失之事焉十二公之篇有無冬者無

微意常不立則變不見是故無事必具四時為常法也其或不具者即有所為可知爾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解詁曰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告棄居外故書以疾之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解詁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陵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為齊所滅紀季以嚮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
重嫁之

滕侯卒

何以不名

解詁曰據蔡微國也故略不名微國則其稱侯

侯

解詁曰據大國稱不嫌也不嫌稱侯為大國謹案所傳聞

侯小國稱伯子男之世未卒小國獨卒滕侯宿男邾婁子薛伯是四國皆當隱之歸來接於我者其列賢與凡蔣刑茅詐祭臨于周公之廟是為從赴且如彼傳云魯為凡蔣刑茅詐祭臨于周公之廟是必嘗來赴矣而六國之卒壹不見春秋何也周初祿薛皆侯時降在伯子春秋與其來朝賢君褒稱故魯伯滕侯後旋卒桓慕賢不終不足書卒故遷從其父加錄者然薛伯以伯卒滕子之父以侯卒者春秋之義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自桓公以後滕遂稱子歷莊閔僖文之篇不復見卒所以深著滕與大國無嫌矣春秋貴賤不嫌同號費賤易辨不相嫌者則侯亦稱侯微者稱人貶亦美惡不嫌同辭美惡易見不相嫌稱人各有起文號同實異宋萬出奔陳曹鸞出奔陳楚子使椒來聘吳子使札來聘之類屬辭比事美惡自明蓋春秋正百物之名理羣事之然否必其不嫌乃得同號同辭苟嫌矣析疑別微纖芥不遺是故紀履綸來曰逆女莒慶來曰逆叔姬收邢先言次而後言故救晉先言救而後言次牟婁防莒言及鄆謹絕陰不言及王用諸侯之師曰從諸侯之師相為用曰以善曰還不善曰復善曰歸不善曰八皆使貴賤不相假美惡不相歸難可悉數者也

皇清經解

卷章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手

夏城中丘

中丘者何丙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

解詁曰上問中邱者何指問邑也欲因言何以

書嫌但問書中邱故復以重書也

重用民力故得時不得時必書鹽鐵論曰春秋動眾

則書重民也解詁曰城邑例時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其稱弟何

解詁曰據諸侯之子稱公子

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解詁曰母弟同母弟母兄

同母兄分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女從殷之質實家親親也當統厚異於羣公子也聘者問也來聘書者皆喜內不見聘事也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見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范武子曰聘例時謹案春秋承衰周之敝文勝而離人知貴貴莫知親親開端首見鄭段之禍將大禡其失非因人情所易親者而先示之親則其教不易成蓋由父言之凡我兄弟豈有同異由母言之雖愛無差等亦施由親始特撥亂之漸不得已之志耳故至所見之世且錄責小國殺公子以廣親親之義明非專厚於同母也

秋公伐邾婁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解詁曰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已當之音義較德讀如有覺德行之覽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

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解詁

皇清經解 卷之七十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日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可况執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劉敞曰以一人當一國大天子之使也爲天子使拿矣而屈卑乎戎狄可言伐不可言執是亦大天子之使也實執則不也言以歸其地何大之也實執則不加地順伐文者起實執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郕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郕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

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解詁曰有事

告至之禮也當沐浴潔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歸郕書者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皆當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繼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岳足

以知四方之政而已

庚寅我入邠

其言入何據齊人來歸運譚難也解語曰入者非已至之文

罪當誅故書入欲其日何解語曰掘難也解語曰以歸後乃

為魯見重難辭取邑不日難也解語曰也言時重難不

可卽入至此日乃入謹案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上言來

歸邠者致邠伯之意也先言歸而後言入專惡於邠伯也明

我無欲于邠宛既來請遲之又久不得已而許故其言我何

退受地之日于下曰我以庚寅之日然後入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欲之時天子不巡守無所用湯沐之邑邠在泰山之下遠邠

皇清經解 卷六 五 孔檢討公羊通義

錄已顯故從本爵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名者所以為識別而葬從主人

傳曰葬生者之事也故從其主人辭也生有五等設壹解公

王者探臣子之心莫不欲尊號其君父故假以爵之最尊又

為之作諡以易其名以甄其官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起而葬不告卒以日

見赴喪之禮當言日也葬以不日為正者見告葬之禮本不

言日也此傳發通例蔡宣公葬不當時自為慢葬去日矣若

然葬不告日且魯史記外事要若不若內事之詳春秋則外事

例日者必日皆參列國之史知之時有幹枝句朔上下錯迷者亦雜他國之麻故爾昔子夏讀晉乘見三家渡河子讀楚俗僑謂春秋唯見魯史又詳略去取悉無意義一依赴告何陋之乎言春秋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公曷為與微者盟

解詁曰據與齊高侯盟諱之

稱人則從不疑也

本所以及齊高

侯盟及晉處父盟皆沒公者彼大國之貴卿嫌可敵公故絕正之今既稱莒人乃是微者與公貴賤殊隔自當聽從約東非敢敵充無所嫌疑不假沒公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正此意也疑義如示民不疑之疑古者君燕大夫為賓卿不為賓君祭大夫為尸卿不為尸皆為位近則疑遠則不疑禮有所謂順而掩者其義通於春秋

蝻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

解詁曰據公子強卒氏公子

疾始滅也故終其身

不氏

解詁曰嫌上貶主起八為滅不為疾始故復為疾始滅終身貶之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采也文王之昭有聘季載白虎通義作南季載然則南即聘也季或載

之後

皇清經解

卷六十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壹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洪範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

極惡說日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易中恆傳曰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迎陰獨起陽上薄之其電炎炎也漫漫也其雷淳淳也陰陽和合其電耀耀也其光長而雷殷殷也又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漸泰之氣雷已發聲臣強之甚也蓋暈驕蹇將試君微也解詁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自文為異

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

解詁曰蓋師說以為平地尺譚案俶厲也周之三月大

夏之正月夏小正傳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今陽氣不以時出乃至震電則雪不當復降八日之間陰氣又旋奮之而成雪以為盛陰厲甚也是臣有作威之象惠士奇曰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兩日之間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中皆與隱同占先雷後雪者陰乘間隙起而害陽弒逆之禍成焉隱

尋見弑亮亦被廢安恭
二帝皆強臣劉裕殺之

俠卒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西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是命大夫之禮也俠未命故不氏得書卒者本當從卿秩也卿而言未命者穀梁說以為隱讓不自爵命大夫理或然與其柔
大夫例以名見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祁豈齊欲得祁故為是會與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范武子曰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

見篡弑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謹案是會左傳以為正月益魯之舊史如是春秋將假隱無正月以見義故

皇清經解卷之七十九

特辟之也左氏得其事而不知其義公羊得其義而不詳其事每以左氏之事證公羊之義乃益決公羊之可信云

夏鞏率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據桓之篇復稱公子既非終身貶何不獨

於前一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何焯曰翬之罪既不可

義益無所附今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解詁曰日者見結日偏戰也謹案偏戰日詐戰不日詐戰者曰某敗某師

于某偏戰者曰某及其某戰于某某師敗績此外戰例也春秋尊魯不以敵辭言之若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日不日

別偏詐耳故此及戊寅公敗宋師于鄆壬午公子友率師敗莒師于犁戊辰叔弓率師敗莒師于濇泉雞與外詐戰辭同

實偏戰也唯內戰然後從偏戰之辭亦日及某師戰于某而不舉敗績其舉敗績者獨乾時之役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解詁曰揭取關不日也一月而再取也十日之間而再取邑

志疏 數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甚著魯乘敗人而深爲利內大惡諱此

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

大惡諱小惡書解詁曰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

子之義當先爲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罪薄恥輕謹案鄧本鄧子國宋滅鄧有魯所取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二國以上連師合謀入人之國於是始故復之國是以滅國皆惡而衛滅邢宋滅曹爲尤惡君子惡惡疾

其始始於諸侯擗與侵伐乃至擅相入擅相入乃至擅相滅故於宋衛入國之始深疾外之使與吳越同科董仲舒曰見事變之所至固其所以至者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此類是矣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皇清經解 卷之皂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姜

其言伐取之何解詁曰據國言滅邑言取又徐人取舒不言伐易也其易奈何因其

力也因諱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解詁曰載屬爲上三國所伐鄭伯無

仁心因其因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謹案滅國大惡取邑小惡而合滅國得同取文者國邑之名要所易旣既施之國不嫌非滅故得通言取以廣難易例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左傳曰討違王命也推尋前後經

晉侯八曹丁亥蔡子入陳是也至滅國反是所尤惡者乃日丙午此年衛侯燬滅邢丁酉楚師滅蔡是也蓋入國猶有所善於但須分別之畧其所惡錄其所善滅國一切皆惡無所分別但以日不日見罪之輕重耳易窮則變變則通春秋之於例亦猶是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解詁曰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

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干太廟與聘同義謹案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戴禮記

曰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君使大夫廂于北廂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饋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脫君親致雍既還主饗食致幣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其兼言之何解詁曰揖鄧欒微國行脩而不流也朝例時來朝不兼言朝微國也略其辭起實微國但以慕賢觀內首來朝故襄之爲侯耳據賸現簡子而在薛伯上者伯子男一等則當以異姓爲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音義祁音連之祁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八許日者善魯齊不取鄭不敢有卒致許叔得存其國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何以不書葬解詁曰崩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熹平石經字爲試白虎通義

日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侯間何事可弒稍試之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弒

則何以不書葬解詁曰掘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

皇清經解卷之七九孔檢討公羊通義

美

臣子也解詁曰道春秋于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

不復讐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解詁曰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

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劉敞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本習諫弒君欲人不知之故歸罪寫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耶此乃事之不然又明左氏初不受經于仲尼不知處不書葬之意前漢諸儒不肯爲左氏學者爲其是非膠膠於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疑矣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人不從之遊獨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真受經作傳者豈得不
在弟子之籍哉然邱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況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意非邱明所盡也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沒而不說而杜氏因爲作說云此乃聖人即用舊史爾觀邱明之義又不必然隱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鄆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邱非公命也不書之舊一年之中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刪改也豈專用舊史者乎音義板本不復讐上脫子字從開成石經公薨何以不地解詁曰據莊公增不繫乎上熹平石經無以爲二字

薨于路寢不忍言也解詁曰不忍言其僵尸之處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

故不有其正月也解詁曰嫌上諸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復為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

之心但桓疑而弑之謹案穀梁傳亦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

正也元年有正者言乎隱之非正以文王之正月治之而公

不致卽位也春秋之教莫大乎五始凡事不正其始必不善

其後隱公是已魯人但知隱母繼室禮同夫人且桓母後娶

乃君子必能決其尊卑於徵者仲子始娶卽貴聲子始媵後

法也禮度德法也故能審五始之義則天法

無不順禮度無不明萬物由是可得而正矣

皇清經解卷六百七十九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

卷六百七十九

孔檢討公羊通義

毛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

學海堂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檢討 廣森 著

何氏解詁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解詁曰據莊公不言即位如其意也詁

曰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也而不顯禱而不盈桓本貴當立所以為篡者隱權立桓北面君事隱也即者就也先請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焉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囚服焉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解詁曰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弑賢君

鄭伯以璧假許田

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前來歸鄭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

恭也解詁曰為恭遜之辭使若暫假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

皇清經解 卷六百八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

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解詁曰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宿者

先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為告至之須當有所住止故賜邑于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音義注由通作猶孟子曰王由足用為善 此魯朝

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

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許邑名凡田邑本

可言假周田則不得繫國以此田近許邑故繫之許而其義不非謂許國者王城之外五十里曰近郊又其外五十里曰遠郊又外遠甸稱縣都相距各百里許國猶在 此邑也據上云畿外而上傳云朝宿之邑在郊不得相近也 魯朝宿

之邑其稱田甸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所稼曰田所居

許者許邑廣矣魯朝宿之地亦在其內耳鄭特取魯田非盡有許邑故可以田繫許不可以許包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徐彥曰日者正以十年冬齊侯

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而專以與鄰故水災應之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及者何累也

解詁曰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謹案累者相連及於死之名讀若甫刑傳云大罪勿累字本

從三田今省作之反離驛謂屈原為湘學李弑君多矣舍此奇注日語不以罪死曰黜苟息他牧皆是也

無累考子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

有謂經所不見者若左傳稱宋弑昭公蕩意有則此何以書諸死之即未得以累書於春秋類此蓋衆有則此何以書

賢也加及者賢之欲著其因君而死若兩書之則不何賢乎顯與君弑為一事故不以尊卑同名弑為嫌矣

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

皇清經解 卷六百八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二

知二

貳於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

之家穀梁傳曰孔父先死其日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

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啖助曰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

證也謹案春秋賢者不名他牧荀息皆賢而名者許人臣者申使臣為累於君之辭言大夫及其道然也獨孔父先死得

又因以稱字見先君死例其文而不素其實 殤公知孔父

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解詁曰傳道此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救故致此禍設使

子賢焉知以病名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

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

然人望而畏之是也重道義

解詁曰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形於色者君子樂道人之善

滕子來朝即隱十一年滕侯也朝桓公不足褒故還從本爵爾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

解詁曰目見也斥見其惡言成宋亂遠也所見異辭

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復發傳者與益師義異彼為詳略例

辭顯各有所施也音義嚴氏春秋是年無所見異辭三句嘉平石經從之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

据入極諱咸輸隱賢而桓賤也解詁曰宋公淵與督共弑君

受賂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本亦弑隱而立公會于稷欲共誅君

類相養同惡相長故賤不為諱也古者諸侯五國為屬屬有

州二屬有為無道者則長帥正伯當征之七卒則與州伯也

秋時天下散亂伍壞敗雖不諱不為成亂令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音義賤板本或作賊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

此取之宋其謂之郕鼎何解詁曰据昔人伐杞取牟費後器

從名解詁曰從木地名地從主人解詁曰從後器何以從名地何

皇清經解卷六頁十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卽爾解詁曰卽就也謹案人之於

已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非宋始以不義取之故

若地有常處雖數易其主終可識別也

謂之郕鼎此主謂宋木取大鼎于郕故名郕鼎云不義者傳

取之器固當從名若文王克崇伐密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

而魯有崇鼎音有密須之鼓是也

俄而可以為其有矣解詁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然則為取

可以為其有乎音為其所取遂可以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妾

媼無時焉可也解詁曰媼妹也引此為喻

戊申納于大廟音義大

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解詁曰納者

稱太廟廟之為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解詁曰納者

秋七月紀侯來朝何邵公云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

亦云后父揚春秋褒紀之義白虎通義亦云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皆緣隱二年經有紀子故相承為是說耳其實彼傳言紀子伯無聞未嘗指謂紀君子爵且莊四年傳曰哀公亨乎周紀侯謂之是西周之世紀固稱侯益知舊說妄也來朝例時月者為下會也會例亦時而月者左傳曰蔡侯鄭伯會于鄧伯懼楚也楚為中國患春秋之所重故危錄之

蔡侯鄭伯會于鄧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

解詁曰二國會日離謹案離儷也儷雨也記曰離坐離立母往參焉二謂

之離三謂之參漢律有離載下帷言二人共載也禮用兩鹿皮古丈冠禮云離皮射以二人為耦三朝記謂之置離楚公子圍使二人執戈謂之離衛諸子離者其義如此離不言會下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文据彼難此不言蔡侯鄭伯如鄧意益鄧與會爾凡盟會以國地者皆主人與其事若及宋人盟于宿之例

九月入杞

不出主名者是內將卑師少例也不言我者春秋錄內事從省可知故知我入邾特為起齊欲之變文云爾

皇清經解

卷六頁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桓之盟皆日桓無信也其會皆不致略之也唯是盟不日又致者尋前唐盟脩隱之好成隱之信故

加殊焉爾春秋賢隱而賤桓此最著矣唐內地也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由此推之致公會例當亦封內者以地致封外者以會致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元年春王正月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日王何也謹始也其日無王何

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十年春王正月其傳曰桓無王其日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公羊春王正月桓無王之義今取穀梁為說云正施夷終生之卒者歲首既非魯事須明無王之故不為曹宋施夷終生之卒者卒亦在正月下而不正之者飽卒本不得正日試以三年七月王辰朔步之則甲戌己丑必有一不在正月者故不特加王正月以傳疑也深若日今而後乃復有王云爾董仲舒曰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

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肯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何相命也穀梁傳曰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

以相言之何也不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

者不盟結言而退解詁曰善其近正例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信例也荀卿子曰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信誓不及五帝盟詎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亦盛伯與會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者何盡也穀梁傳曰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五行志曰京而不卒之形也董仲舒獨何以為

前事已大役專將至者又大則既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孔檢討公羊通義

五

公子翬如齊逆女加公子者於隱則罪於桓則親所以惡桓也遠在所聞世例曰卒故以不日見罪所傳聞

之世本不日卒故翬更以不卒見罪然非起見其貴反嫌與柔溺未命者同故一見公子翬於此則隱之篇不稱公子既

顯意蓋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解詁曰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

不出門謹案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解詁曰

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地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解詁曰

以崇父子之親從父母辭不言孟姜言姜氏解詁曰

公會齊侯于謹

夫人姜氏至自齊

輩何以不致解詁曰據遂以夫得見乎公矣穀梁傳曰公親受之於齊侯是也于謹已入國矣復言至自齊者已見宗廟然後致也不言至自謹者從國有行乃以其地致夫人本自齊來與往謹地而還歸者異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古之造文者禾千為年夏謂之歲步歷周也殷謂之祀四祀脩也周謂之年五穀收也嘉禾備登年功乃成故大有年何以書解詁曰以有年名喜而書之者重民食也大有年何以書解詁曰六年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解詁曰僅猶劣也謂五穀多少皆有不

成大成熱 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

平恃有年也解詁曰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喪無日賴得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為國尤危又明為國家者不可不有年謹案有

皇清經解

卷本頁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六

年在他公時以數見不書唯桓宣之篇以罕書胡康侯曰桓宜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人

理不差 信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者何田狩也春日蒐秋曰蒐冬曰狩周禮四時皆田傳唯

也禮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周有四望魯有三望天子備四時之祭諸侯祠則不祠祠則不嘗嘗則不

丞丞則不祠皆闕其一以下於王故歲亦唯三田而已何邵公以為春秋之制夏不田者妄也繁露云享鬼神者號一曰

祭祭之散名春祠夏禘秋嘗冬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蒐秋蒐冬狩夏獮可證公羊師說亦有四時田矣異

其名者苗之義以田主為田驅禽獸害稼者蒐之義以鬼主為鬼者蒐取鮮獸狩之義以守主為守土習軍旅也此春秋冬

皆謂夏正周之春實夏之冬故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周禮仲冬以狩田經書春正月公狩其實一耳逸周書曰亦越我

周王敬授民時巡狩正異城以垂三統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宗廟猶自夏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

何譏爾遠也狩有常地郎去狩地遠故譏也蒐狩例時方欲見桓正月無王故此特月也桓之篇唯九年春

不繫月者無王之義非所加於京師乃自從外女歸不月常例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日乾豆
二曰賓客三日充君之庖解詁曰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
乾而豆之中薦于宗廟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
右膘遠心死難故以爲賓客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膘射之
達於右膘中腸膈汚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厨充備也謹案
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蕭以爲防置
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築流旁捍御擊者不得入車軌
塵馬候蹄檢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避防弗逐
不從奔之達也面傷不獻不成禽而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
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官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
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晉義乾音干釋文膘毗小反三蒼云小腹兩邊肉餽五苟反
說文云肩前也腓步跋反股外也餽羊紹
反一本作脰音賢按類篇曰髓水膘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

據與宰頃

異故下大夫也

渠氏也伯糾冠時且字也不直言渠伯者降

皇清經解

卷本頁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七

七年並去秋冬二時何氏舊各有解蒙所未安以成十年昭
十年之無冬推之此秋冬下所繫之事其亦爲內大惡當諱
者而制
之與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曷爲以二日卒之愆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

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解詁曰愆者狂也齊人語君子謂孔

通義曰陳侯有狂易之病革亡而死惠氏說死而得者言得
其屍也古通用死爲屍字讀若陳湯傳云求谷吉等死會義
悞呼
逆反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掘蔡侯東國

離不言會也

紀

會則爲參紀不與會則爲離參則可曰齊侯鄭伯會于紀離
則不可曰會于紀故變文以明之此卽對蔡侯鄭伯會于鄧
發傳唯爲就人國都而會者須分別主人與不與故作此例
耳若齊侯未公會于泚泚旣非國自無所嫌離亦言會矣何

氏室於此義乃云所聞之世錄外雖會傳聞之世不錄左傳會都無傳文橫生枝說時就紀國都而紀侯不在會者左傳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推度情事二君本託言會紀侯紀覺其謀不與相見乃自相會耳必知為別離會言如非為外相朝言如者春秋貴信而賤詐先志而後事二君固非實朝必不以朝書藉合實朝前後經亦未有書者今如傳意正以外相如例桓不書不嫌非離會故得變言如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

解詁曰據武氏子不

稱字又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解詁曰禮七十縣車致仕不言氏者起父

不加之者起子辟一人謹案譏父老子代從政者亦譏世

卿之意也七十曰老大夫七十而致仕故謂致仕為老左傳曰桓公立乃老又曰苞武子將老又曰祁奚老矣

葬陳桓公

解詁曰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傳曰葬生者之事

城祝丘

皇清經解 卷六頁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八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其言從王伐鄭何

辨不言王以蔡人從王正也解詁曰美其

以從王在伐錄之謹案以人從已日以已從人日從言從

王者若諸侯畏威服義不召而至不合而行有征而無戰深

為尊者諱以醇王義焉不稱天者亦所以起繙葛之敗也

子緇葛不可言也故質或質言之以窮世變之極從王伐鄭

文言之君子之情猶不欲王迹之見規遠也黃道周日周公

之意尊尊而親親賢賢而齒齒者本忠歸聞求賻求金求車

而忽忽尊尊賢親齒皆有其齒齒者本忠歸聞求賻求金求車

觀魚觀社取郟取防成亂納鼎丹楹刻桷乞師取穀告月朝

庸此數者皆無所用文無所用文以著其忠文者本怨六羽

言之初屺仲遂至程之寬歸父如晉而不葬晉侯伐秦而先言王國大雩之逐季氏從祀之沒陽虎凡此數者皆不徒用質之道用質以致其怨故忠恕文質此四者春秋所以著尊親極至於天王殺其弟年夫用忠之極至於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用恕之極至於蔡衛陳人從王伐鄭故春秋者三統之所合建也再湯文武之所受其繩準也隱桓之際王終霸始

天下之大變也隱桓三十年一百九十年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見端盡矣因而推之二百四十年千七百事其先後同貫也

大雩

大雩者何旱祭也

解詁曰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

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謹案雩言大者非常雩也然則何以不言旱

禘儋二十一年並言言雩則早見言旱則雩不見大雩必為旱時容有大旱

皆主譏不雩矣解詁曰必見雩者善其何以書記災也

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之急也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極勝說曰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盛故其罰常賜也

蠲

何以書記災也

蠲蝗屬解詁曰蠲者頓擾之所生趙汭曰凡蠲螟月惟秋初不月據經無書七月蠲者凡

皇清經解卷六頁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秋蠲不月皆七月也蠲始出則為災災不止此一月故不月

冬州公如曹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左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繫露以為州公化

我奪爵而無號然則公非其爵凡諸侯託於諸侯不別五等壹以公稱之喪服經曰寄公為所萬是也時州喪國去位已為寄公故不復錄其本爵州既小國非王者之後又不自王朝來不嫌是三公也失地之君多矣獨州公奪爵者君子有言為國以禮郊侯殺伯能脩禮來朝故亦貴之州公無禮故亦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于其造乎竟不聽晉人怒之卒弗納公若州公者失守社稷越在異邦而猶不以禮下於人其亡國也不亦宜乎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慢

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

解詁曰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謹案上傳云過我此云化我者前自其

國如曹塗出於魯今自曹還復過魯遂止不去將依於我而
猶不能修禮來朝故責其化也來例時此慢之猶錄月者與
狩耶
同義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

解詁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
謹案簡義如伐閱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

簡必取名簡閱者明主爲籌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
衆寡及其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
存不忘亡并散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
有尺籍伍符故大師曰拱稽大役曰抱磨大田曰讀書契凡
所以使軍實可數卒兩可比較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
退之節可習音義文選東都賦魏都賦及謝朓登孫權故城
詩注並引此傳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罕者不常舉也魯忽
作簡車馬也

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何陳君也

佗桓公之弟也殺桓公太子免而自立佗
取蔡女數如蔡淫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

皇清經解

卷六皇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十

林少曰處白共合蔡人誘佗以好女與

蔡人共殺之而立躍陳世家有其事 陳君則曷爲謂之陳

佗絕也

絕者諸侯有罪當絕其世也佗本弑立
絕之不成爲君故還令與當國者同號 君爲絕之

曰掘賊節

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
子不絕

解詁曰惡乎猶於何也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
也不日以淫故就就本事明蔡傳不舉弑爲重者共爲蔡人
所討則以其不地于蔡也音義淫于之于板本作乎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

解詁曰掘君存稱
世子子般不言生

喜有正也

解詁曰喜
國有正嗣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

無正也

言魯之諸公久未有正嗣也僖母成風文母聖姜襄
母定弋昭母齊歸哀母定則子般母孟任子野母敬

歸皆姜子赤雖嫡而母賤宜母項能本嫡又爲魯公所廢故
唯莊公得正喜而書之耳毀梁傳云疑故志之如前所說諸
公本恣非正故不志令實正者安知非不疑亦志必求其難
獨成公未見姜母或可謂宣夫人繆姜之子而繆姜有淫行

與文姜適同何又不以
疑志爲此說者鄙哉 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其諸辭也本所以善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世子正稱善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矣惡桓公蕭楚口桓公以太子之禮舉之史必書世子孔子脩春秋去其世守耳桓公弒兄竊國王法所誅絕故於同生不書世言不得繼世享國也齊襄既卒而糾專則知其與也魯桓存而繼書子焉則知其讓也故曰美惡不嫌同辭謹案春秋之法誅君之子不立內無絕於公之道然奪其世所以起
賤桓蓋微文也故傳亦推測經意不質言之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
解詁曰樵薪也以樵之

誰之齊
人語 何言乎以火攻
解詁曰掘戰伐 疾始以火攻也
解詁曰

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不道所用兵
之盛衛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
無所託也 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
解詁曰掘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十一

邾鄆郟 國之也
解詁曰欲使如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諸言君

繫紀
者皆謂其國都也邾不繫國者宮廟朝市所處故重錄之異於常邑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皆何以名
解詁曰掘滕 失地之君也
曲禮曰諸侯失地名楚

地者乃出奔非國滅也所傳聞之世小國君奔猶未名以其
來朝於我故名錄之穀鄧盛郟皆失地之君曷爲或言奔或
言朝來奔者寓於我之辭
其稱侯朝何
掘實來也不連伯

來朝者非寓於我之辭
者無後待之以初也
解詁曰穀鄧本與魯同貴爲諸侯今失爵亡土來朝義不可卑故明當待之如初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配夫託衣食于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故云爾徐彥曰知如此者正以郊特牲云諸侯不

臣萬公故古者萬公不繼世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祠之言嗣也春物始生思

嗣親也。禘之言灼也。取新菜可汙嘗者。嘗新穀也。烝升也。冬物畢升。其禮尤盛。此周四時祭名。文武之制也。詩曰：論祠烝嘗于公。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傳於田狩祭祀。特發常事不書。

其失禮者而已。至於昏姻喪紀。雖有常禮。而無常年故隨事。悉書。穀梁云：親迎恆事。不志。似襲常事不書之言。而失其本旨。遂課宋元學者。以一經所書。皆為非常。而事書。鑿乎其說。隱三年解詁。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其意亦以為得禮不書。則何氏已謬。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屢也。何郟公。屬十二月。

烝祭法。用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卜烝。先近日。不吉。則仲冬。之本。可以承孟冬之末。故以周正月烝也。正月烝。五月復烝。乃所謂亟耳。主譏者在下。不言春烝。則夏烝之亟。亟則躡躡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躡。疏則怠。怠則忘。解詁曰：躡。泄。躡。

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也。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于室。求之於幽。祭于堂。求之於明。祭于廟。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來諸幽。尊卑之差也。殷士不及茲。四者則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士不及茲。四者則

皇清經解 卷六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七

冬不裘夏不葛

解詁曰：四者四時祭也。裘葛者御寒暑之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謹案。

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蓋此意也。言士者。舉下以緇上。其實士歲不過再祭。於四者。利用其二而已。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且字父者。配字之號。冠禮字辭。日伯某甫。是也。家父亦下大夫。

夏五月丁丑烝

何以書譏亟也

音義已上諸亟。字並音去。莫反。

秋伐邾婁

冬十月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剝。

飲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雨雪殺。菽皆恆寒之罰也。解詁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即師籠門之戰。深血尤深。音義。泮古流字。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

解詁曰據宰周公稱使

婚禮不

稱主人解詁曰時王者有母也遂者何生事也

生事者因事起事其意相緣事則更踰穀梁傳

曰遂繼事之辭也與此傳相兼其訓乃備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

得為政不成

使乎我也待我而後使事成

其戒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

是往逆矣

不由也使魯為媒可則由魯往逆不必返報明遂在魯不在祭公也

女在其國稱女

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范武子曰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紀女為后

則已成王后不如諸侯八國乃稱夫人諸侯禮女未嫁而婿死女當改適唯王者妃匹至尊無偶雖在其國義成為后設

遇大故不得更許嫁可以此經決之解詁曰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

皇清經解

卷六頁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王后猶曰吾季姜

解詁曰明子尊不加於父母

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

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王者在天下

所歸往故以眾大之辭言也解詁曰書季姜歸者明魯為媒富有送迎之禮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

解詁曰據臣子一例當言聘

春秋有議

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

解詁曰在齊者世子先也謹案春秋

為其驕蹇處乎諸侯之上抑言同圍齊是也曹伯有疾射姑當躬

視藥膳而忍去左右偃然代行朝禮失君在不稱貳之義故責之以教後世之為人子者習義曹與上北監本有在字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曹與鄭俱同姓又同爵桓公始見卒日葬月日故於此不奪臣子辭因見本有父命攝朝不專義射始與抑靈責光兩見者文異義同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會者何期辭也以弗遇則未成爲會而言公會故須釋之時本期會于桃丘衛侯背期不至蓋已與齊鄭

于郟見弗克納丁巳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皆爲成事之文

於上見不成其言弗遇何期辭則不當言弗遇公不見要也

事之實於下則公之取也蓋公已至桃邱猶疑衛侯過濫未來復前逆之

則公之取也蓋公已至桃邱猶疑衛侯過濫未來復前逆之

終不得見乃反故傳申之日公不見要也解詁曰弗者不之

深也起公見拒深茫武子曰桓弑逆之人出則有危故會皆

來無危故時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郟

郟者何吾近邑也魯近郟之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率師伐我左衛云師及齊師戰于郟而檀弓以爲

戰于郟明郟地在郟也若然彼經亦當言來戰于郟但以吾

所見之世諱取尤深寇近都城不可言戰故舉伐而已

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郟何解詁曰據齊師宋師次于郟不言

舉地也近也惡乎近近乎國也近幾也國書讀言龍門之戰不

起之也解詁曰魯不復出主名者兵此偏戰也以丙午日是

近郟域明舉國無大小當戮力拒之何以不言師敗績拂外偏戰內

詁曰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宋儒或以爲即戰

傳不見三國當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鄭莊衛惠皆犯王命但天子於鄭侯之而已

書

皇清經解 卷六百八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 十四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者何鄭相也

相助也謂三卿之長助君持國重者荀卿子曰天子三公諸侯一相留義開成石經

云鄭之相也

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

解詁曰權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為賢也其為知

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郕公者通乎夫人

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鄙留

何氏本作野留今從鄭司農讀留別東都畿內地名詩云彼留

之子先鄭伯武公也武公之父桓公周宣王母弟始受封于

鄭本在西京桓公用史伯計娶與周于郭叔鄭仲之國鄆

仲息後貪冒取同姓女叔姪為夫人武公因緣寄孥故得還

焉國語言鄆之亡由叔姪者是也犬戎之亂鄆失其地及平

戴補遺武公為卿士蓋始食采于留其後既克鄆鄆并取鄆

為下鄆也鄭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

執之

解詁曰宋人宋莊公也宋不稱公謂之日為我出忽而者魯鄭之篡首惡當誅非伯執也

立突

忽賂公也鄭莊夫人鄆曼之子突路公庶弟母雍姑宋大夫雍氏女祭仲不從其言則君

必死國必亡

解詁曰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本欲君而立非能為突將以為路動守死不聽合自

將滅鄭故深慮其大者也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

存易亡

祭仲存則不使宋得殺忽入鄭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遼遠也故如故也言少遲久之伺宋是不可得則病

解詁曰之隙則突依舊可出而忽依舊可反是不可得則病

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然後有鄭國

得保有鄭國猶愈於亡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若祭仲之事近似之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者何鄭相也

相助也謂三卿之長助君持國重者荀卿子曰天子三公諸侯一相留義開成石經

云鄭之相也

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

解詁曰權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為賢也其為知

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郕公者通乎夫人

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鄙留

何氏本作野留今從鄭司農讀留別東都畿內地名詩云彼留

之子先鄭伯武公也武公之父桓公周宣王母弟始受封于

鄭本在西京桓公用史伯計娶與周于郭叔鄭仲之國鄆

仲息後貪冒取同姓女叔姪為夫人武公因緣寄孥故得還

焉國語言鄆之亡由叔姪者是也犬戎之亂鄆失其地及平

戴補遺武公為卿士蓋始食采于留其後既克鄆鄆并取鄆

為下鄆也鄭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

執之

解詁曰宋人宋莊公也宋不稱公謂之日為我出忽而者魯鄭之篡首惡當誅非伯執也

立突

忽賂公也鄭莊夫人鄆曼之子突路公庶弟母雍姑宋大夫雍氏女祭仲不從其言則君

必死國必亡

解詁曰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本欲君而立非能為突將以為路動守死不聽合自

將滅鄭故深慮其大者也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

存易亡

祭仲存則不使宋得殺忽入鄭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遼遠也故如故也言少遲久之伺宋是不可得則病

解詁曰之隙則突依舊可出而忽依舊可反是不可得則病

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然後有鄭國

得保有鄭國猶愈於亡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若祭仲之事近似之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皇清經解

卷六頁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圭

以生忽存鄭非苟殺忽以自生亡鄭以自存反覆道此者皆所以解上死亡不施於已謹案權之所設良以事有岐趨道或兩窒刑善資於審處輕重實其稱量是故身與義權則義重義與君權則君重君與國權則國重古之人謀其君不私其身况私其名乎昔周公負扆踐阼蹈個上之嫌殺管叔蔡蔡叔近滅親之過卒使冲人成德王室底定詩人美之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孫之言巽也易所謂巽以行權傳所謂自取損以行權其義一也然而嫂不溺則不接君不危社稷則不變置是以反覆申明行權之匪易均之事也施於君死國亡則為權施於生已存已欲為私亦視其心而已後世有藉權之名濟其變弄者俗儒欲以此傳執其咎可乎夫君子之行權雖若反經然要其後必有善存焉若仲者未能善其後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春秋之於祭仲難不終其志經以生忽而存鄭為近於知權耳仲後遂巡畏難不終其志經於忽之弑子廙子儀之立一切沒而不書所以醉順其文成仲之權使可為後法故假祭仲以見行權之道猶齊襄公未必非刑紀也而假以立復讐之準所謂春秋非記事之書明義之書也苟明其義其事可略也俗儒責仲當守死不聽仲既被執終無能為仲死而突故入忽故亡匹夫之諒何所取之外大夫例恆書名獨祭仲書字灼然見賢必不信傳將不信經乎仲唯得於本事不名季友沒仍稱字又可以明仲一時之權回未若季子之盡善矣伯莒之戰傳曰吳何以稱子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去

夷狄也而憂中國其下吳入楚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由是言之一簡之中隨宜褒貶仲時所行暫得合權校其後事仍自無取正猶不保其往不與其起苟達於此了無關義

突歸于鄭

突何以名

據當國當擊乎祭仲也

蒙上鄭祭仲文不復繫鄭以見夾為仲所擊引得歸

也墨子經說曰擊有力也引無力也其言歸何言入順祭仲也解讀曰順其權故使無惡謹案不言自宋歸者上執有力明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名

據既葬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本所以公侯在喪稱子者

緣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自貶損從小國辭也鄭伯爵乃與子男為一等若亦改稱子未見貶損之義且合滕莒鄒莒等國亦在喪稱子反嫌是爵故更降之同於附庸君稱公此為伯子男未踰年之達號所以知與陳訖宮展陳者陳桓公之卒菑子密州之弑皆已隔年自不嫌為在喪稱名云爾外大夫執例歸例皆時忽出奔無罪例亦當時書九月者為下

明說會
月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解詁曰輒發傳者無氏嫌貶謹案明年背盟伐宋而此盟不日

公不在柔也蔡叔蓋蔡宣公之母弟

公會宋公于夫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毘蛇音義音驅化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躍陳厲公也蓋以詭佗立躍本與殺州吁

書葬以晉侯黑齊例之可見也凡外卒葬皆由春秋錄之其或不卒不葬亦由春秋制之俗儒但云魯往會葬則書不

葬則不書是魯史也非聖經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諸侯之葬當請諡于王故不曰某國葬某公而曰葬某國某公以王

命葬之之辭也王迹炮矣春秋

乃以文王之法臨之而託其美

公會宋公于郟左氏經曰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設案傳曰再稱曰決日義也蓋同日兩事先盟後卒既嫌日不相蒙先卒後盟盟例本有不自

又無以決丙戌為盟日必欲決丙戌為卒日者春秋獨晉書立嫌

日以重疾其無信必欲決丙戌為卒日者春秋獨晉書立嫌

為大惡不當日也鄭婁子爨且卒不再日者接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戰不言伐莊十年傳文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

也解詁曰時宋主名不出不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都城與郡同義

謹案此經詭例戰伐兩舉特恐學者疑惑為與鄭戰而穀梁乃正以為與所與伐者戰亦可謂不善讀春秋矣左傳曰公會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邱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盧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此偏戰也据丁未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與此傳合此則往戰于宋嫌其異故明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師敗績

曷為後日解詁曰据牽之戰先書日特外也其特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

後能為日也解詁曰得紀侯鄭伯之功不蔽人之善故後日以明勝君子不掩人之功從外也解詁曰從外

之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解詁曰据公從外也解詁曰從外

例曷為從外解詁曰据戰于宋特外故從外也解詁曰明當

故從紀解詁曰据戰于宋鄭言戰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董仲舒說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謂

皇清經解卷之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大

是戰也龍門魯之郭門故言近乎圍戰不郎亦近矣郎何以

變及言來者不地則近已見可順從外文郎亦近矣郎何以

地郎猶可以地也解詁曰郎雖近猶尚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取之績功也謹案敗

績者猶周禮言師不功也績取其積也戰功日多以

數徒藉多為上穀梁傳曰戰稱人取稱師重衆也

三月葬衛宣公宣公未葬上稱衛侯者踰年稱爵禮也背殯用衛師未相通好遂會其君之葬情事

所無則謂以會葬書葬者不可通矣

夏大水前納路器于周公之廟又黷烝不敬富有簡宗廟之罰

日季冬行夏令屬以夏正季冬起兵動衆復逆天時禮司馬主夏月令則水潦敗國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以曹地者參會也左傳曰曹人致餼

無冰

何以書記異也洪範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歲減無燠年其不日水不爲水而日無冰何也春秋米天道以正人事詩曰二之日鑿冰沖三之日納于陰陰藏水之禮先王所重天道當寒不寒水澤不腹堅於是無以取冰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饋故以無言之自人事目之辭也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夏五者何無聞焉爾本當言夏五月幹枝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簡札爛滅不知盟日春秋方合桓盟

即用舊文無所增損亦因以示史闕疑之法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矣以指隱極隱極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者何案盛委之所藏也解詁曰黍稷曰案在器曰盛委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案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謹案藏穀曰倉藏米曰廩謂之御廩者給宗廟所用故

皇清經解卷六頁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尤

以米之最精者名也九章粟米術曰粟率五十禡米三十禡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洪範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春

米之藏以奉宗廟者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也

乙亥嘗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解詁曰譏祈有御廩災而嘗之

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言倉不廢嘗乎亦可以示有變矣穀梁傳曰向粟而內有

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旬之事焉王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蓋聞君子之祭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故先期旬有十日帥執事而誓戒諫人婦除雍人濯概職人省閒廩人共接盛百官莫敢廢其職以服大刑今乙亥去壬申四日耳宜亦既肅既戒尙猶弗謹於火以致災盛不淖然則所當譏者豈唯未易災之餘云乎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

以者何行其意也解詁曰言四國行宋意也宋前納突來賂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待四國乃伐
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四國見輕重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解詁曰王者千里歲內租稅足以共

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爲率先天下

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譏案諸侯當以時貢

於天子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桓公不率臣職而傳釋經

意主譏天子者曾不貢其罪易見世俗之儂皆能言之下雖

不貢上不可求也春秋以交王之法待王者

其意微而難知也求例時月者與冢父同義

三月乙未天王崩解詁曰桓王也謹案是後周歷莊僖二王經於莊王十一風遂終陵夷始極則雖告終兩德虛文有不備至矣故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其明年在莊王卽崩春秋特削其文而自是二十餘年王事遂絕于簡策雖以子頊之變有所不書使後之考者知王述之熾甚也及齊伯功成三匡天子惠王之喪翕然復尊然後知撥亂序積實不得已焉耳

皇清經解卷六頁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辛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當時而日者僖公寵其弟年之子公孫無知衣服禮秩如適卒成篡弑幾致奪

正故危之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何以名解詁曰權衡侯奪正也絕之與衛侯朔同義凡諸侯出奔有罪者月無罪者

時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其稱世子何解詁曰據上出復正也欲言鄭伯則出奔時尙

既非在喪反嫌當罔故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

歸無惡已下並道通例忽正而又言出惡者微弱不能自存

也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晉欒盈復入

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入者內弗受也故言惡歸者與使有共國家也故言無惡歸例

時八例亦時唯諸侯出奔而還入者月重錄之

許叔入于許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何以言之前隱十一年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人使其弟叔居許東偏今叔開鄭之亂遂入于許非有先君之命天子之封而毋易其世有其兄之上君子以叔所由殆與叔術異矣經例易弟稱弟先君之母弟稱叔季所以然者明人君雖尊不名諸父許叔以莊公之弟故稱字非美之也若紀季時君之弟當言紀侯之弟某而不名乃為賢耳春秋美惡不嫌同辭許叔入于許言入則惡已見故入不嫌惡事相反而義相成者云

公會齊侯于鄙

邾婁人卒人葛人來朝

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解詁曰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與董生說異繁露曰夷狄邾婁人卒人葛人為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若然襄元在簡王崩於時邾婁來朝魯對交聘不復從同之例

皇清經解

卷六頁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

據鄭伯突卒知突終入未于鄭而經不見故櫟之

言爾曷為未言爾祭仲亡矣

未無也後突自櫟入于鄭時仲已死故無所用言也解詁曰亡

死亡也祭仲亡則鄭國易得故明八邑則忽危矣不須乃入國也所以效君必死國必亡矣

然則曷為不

言忽之出奔

忽實為高渠彌所弑弟子不知疑其出奔故有此難言忽為君之微也祭

仲存則存祭仲亡則亡矣

仲之存亡為忽重輕故忽微弱甚不足錄也言則亡矣者亦就答忽

實死亡非出奔意皆義則存下板本亦有矣字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時納厲公不克從不得意致伐例在莊六年桓之會不致獨致伐者前此公未親伐

國邑比得志益驕乃與諸侯助突奪正輿動不義再用師旅
比會尤危故出入皆月不如常致例也常致例時唯公出涉
三時者乃危而月之穀梁傳曰致君者
始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侯朔何以名解詁曰據衛侯絕易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
出奔楚不名

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解詁曰朔十二月朔而不

能使衛小眾言天子小有徵發於衛而朔不用命其事未聞

公子踐右公子職不平共逐朔而立黔牟豈洩職之徒訴朔

于周而以不能使眾之罪逐之與公羊師說云王立公子留

突卒急言之曰翟越在岱陰齊泰山也山北曰陰先言岱

公後言齊者明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以為天屬負茲舍不

地自然之利非人力所能加故當與百姓共之屬負茲舍不

卽罪爾解詁曰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

稱大馬士稱負藪合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謹案爾雅

尊謂之茲郭景純引此傳證之茲席也人病臥則背著牀席

若負之然史記曰衛康叔封布茲荀子有龍茲揚掠法以為

卽今之龍鬚席茲編州為之其字外艸與茲異而木疏云負

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近強說也禮記隱義作不茲負虎

通義作負子子與茲不與負皆聲之轉魯世家述金縢曰是

有負子之責于天言武王見責于天而有疾也告神謙從諸

侯辭耳合釋也古訓通為救漢書宋傳

傳曰春秋之義茲以事君常刑不合

皇清經解卷之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垂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雒復稱字者尋昧之盟終隱之

人之善當始祭之也于昧不日于雒志與致唐同意又明君子與

日者下與宋衛共伐之惡桓公不信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有解所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氏舊

者師說以為上丙午二月晦此丙午五月朔

也晦不言晦朔不言朔辭無所美殺而不繫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者封人弟獻舞也故從先君之母
弟例稱季封人無子季次當及無惡

故言歸也自陳者陳有力焉爾

癸巳葬蔡桓侯葬不得公者桓公生不能防正其始姊妹使淫諸侯皆得以公配諡本周之舊制若魯考公揚公齊丁公乙公見也然書有文侯之命篇則亦有諡配爵者据史記蔡之謂景侯春秋則斷以葬從主人之例悉更之曰公唯此存其故稱我無加損焉而義固已駁矣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蓋春秋雖假文王之法顧現諸侯不可以屢黜陟也故襄焉進謂者自隱而後無聞焉駁之降號者自蔡與姓先祀祀王者猶託始之意耳是其治諸夏也同姓先蔡與姓先祀祀王者之後最先封姬姓之在列者莫長於文王之

及宋人衛人伐邾婁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趙子常以為言胡不言日者穀梁夜食之例當移施於此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桓公之會皆危月之卒以此驗矣可以見月日之例非徒施也將使後之覽者知篡竊得位則動作皆危有萌篡竊之心者必且懼而自沮此卽垂

皇清經解

卷六只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教之大者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何以不言及夫人

解詰曰據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謹案二家經並作公與夫人通翰前後經

例但有暨及更無與交知此直言公夫人者是也及不言暨兩之之辭

夫人外也言夫人已為公所

絕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解詰曰內為公諱辭其實夫人外公也解詰曰時夫人淫于齊侯而謂公故云爾言遂者起夫人本與公

日出會齊侯于濼故得并言遂如齊謹案于濼不舉夫人者夫人同行而不同會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解詰曰不書齊誘殺公者深諱恥也地者在外為大國所殺於國尤危國重故

不暇隱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解詰曰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病之外多窮厄依喪內多乘便而起不可不戒慎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讐在外也讐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解詁曰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
於可復讐而不復乃責之極者諡也生有讐死有諡所以勸
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諡之卿大夫受諡于君唯天子稱
天以諡之蓋以爲祖祭乃諡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丁巳葬我
君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於乃克葬是也謹案親弒君者
彭生也時魯人請於齊而誅彭生臣子之心亦少紓矣故以
恕辭葬之雖然不可以言
復讐也責復讐在莊之篇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

卷六百八十

孔檢討公羊通義

十四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一

學海堂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檢討 廣森 著

何氏解詁

莊公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目春秋者時君自即位之禮特春

秋不言耳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弒子不言即位之禮故

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意俗儒震云不行即位之禮故

不書是猶以春秋為魯之史非君子之經也令皆據專直書

而已將不書葬者亦可謂尸極實未痊乎子有故君子為之

隱而子不自隱非子也後有作者觀乎春秋不幸遭君弒則

人倫之變側席思憂終身不忍即正可與言孝矣解詁曰隱痛是子

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之禍不忍言即位

三月夫人孫于齊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也諱若自讓其位而去

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也諱若自讓其位而去

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也諱若自讓其位而去

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也諱若自讓其位而去

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也諱若自讓其位而去

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也諱若自讓其位而去

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也諱若自讓其位而去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一

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將以來月練祭莊公感

日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雖失經意然彼據魯史可

見夫人實非三月始孫矣至是始書者前與桓公如齊公弒

懼為國討留齊未反本非出奔孫文無所施今將迎而返之

乃著之曰是時回孫于齊也不言其迎者義不當迎君子削

之也然自孫後更無復文而下書會書饗書如齊師其見迎而復也明矣所謂說其文而不沒其實

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公孫則正月書其所在以存君也夫人孫則

至於練間無他祭莊公即位首舉此祀事故曰首事內諱奔

謂之孫乃公與夫人通例此承上文兼說之也公孫曰夫夫

孫月尊卑之差也解詁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解詁曰攝夫

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人姜氏孫于

知貶去姓者曷為貶與弒公也實與弒公貶異處者分別

婁貶惡其贖姓者著其罪又以惡臣子也夫人姜氏孫于知婁是內絕之

辭絕之則無惡也於其喪歸乃復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彼

夫人孫于齊內逆之於此也自後遂終其與弒公奈何夫人

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解詁曰如其事齊

日詆加誣日譖齊

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音義疏云與於下句絕讀

其乘焉解詰曰於其擗幹而殺之解詰曰扶上車以手擗折其幹陸德明日幹脇也音

音拉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解詰曰不與念母也音

音拉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解詰曰不與念母也音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范武子曰諸侯歲貢土于天子子親命之使

還其國為大夫者不名謹案命大夫以名氏書單伯以伯仲書推此知大國之卿與王之上士同秩其命乎天子者則與中大夫同秩左氏經云單伯送王姬誤也經書單伯會諸侯于鄆單伯如齊單伯至自齊並是內大夫之辭且逆則據往之日書先行單伯而後築館可也送則據來何以不稱使解之日書時尙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通也何以不稱使解稱使之文天子召而使之也京師綠尊尊之義天子可得

皇清經解卷六頁七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二

名而使我也故因而不稱使以爲內殺惡也春秋之義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父之讐不敢不讐也王命勿讐則亦不敢讐也孝子之心盡其得自盡者逆之者何使我主而已是以主王姬無讒於其狩焉乃讒

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解詰曰不自為主者尊卑不敵

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宜為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持風旨為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帽陰和之道天子嫁女于諸侯備姪姊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我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讐不交婚姻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

于外非禮也申言築于外非禮者假令國外舊自有館于外可也夫有所受之也今特築之而外之是疏王

姬且營衛不謹故曰館王姬于外則可曰築王姬之館于外則不可穀梁傳曰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解詰曰不以將嫁

于誓國除譏者魯本自得以誓為解無為受命而外之故曰非禮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

必為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侯宮非一解諸於

路寢則不可君之治朝非小寢則嫌為遠羣公子之舍解諸

女公則以卑矣已卑大卑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解諸日

冬十月乙亥陳侯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者何賜也解諸日上命者何加我服也錫命之禮諸公奉

上太史連命侯氏降拜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故

經舉命傳舉服也上公九命其餘大國七命小國五命王子

母弟有大功德者雖諸侯加命如上天公其服以九為節錫命

例月重錄之加於聘也趙訪曰錫步公命書月著例有善行

上事月者以其言桓公何歿已追命也解諸日禮生有善行

著例決之死當加善諭不當復

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

謹案周公制禮諭以易名然而有幽靈厲戾者諸侯受諭于

皇清經解卷之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天子天子稱天以諡之自尊臨卑雖君父之惡臣子有不得而隱也君子蓋取此意施之春秋以春先王以王先正月若日諸侯有罪正之以王王有罪正之以天桓公之行是謂無王無王之人而追命之是謂無天凡內錄王使唯加禮於桓公成風之喪者不稱天其故可知也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桓公推刃于同父成風以妾母僂于小君父子之恩缺夫婦之分亂而君臣之義或幾乎熄矣文而天子方崇獎之非所以欲承王業奉若天道也雖然尊者不可以屢譏故來聘來求車皆不去天將於失之重者壹譏而已蓋莫重乎其追錫命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由我嫁故同於內女月錄之家鉞翁日書

云釐降二女于瀉納詩序言王姬下嫁于

諸侯日降日下猶有自上而下之意至春秋垂法則日王姬

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者無異辭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

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

齊師遷紀郟鄆部

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解
日襄公將復讐于紀故先孤弱取其邑本不為利舉故為諱
謹案諱取言遷使若遷陽遷宿者然不嫌實遷者以稱師也
遷之義在十年鄆鄆郟三邑名穀梁說三言外取邑不書此
為國謬也邢地入齊其後為大夫伯氏邑
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解話日將大滅紀從
此始故重而書之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率師伐於餘上

於餘上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

之君存焉爾

益咸邱為魯所焚邾婁君遷都于此公子慶父

傳及史記並以爲莊公之母弟唯杜預云莊公
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廣森謂隱公之攝本以桓幼自
應元迄同生之歲才十七年就令慶父先生亦長於莊無幾
詎足勝專伐之任乎此由東遷以後亂世之事託體公侯生
而暴貴廢丈人之律輿弟子之尸未可揜以恆理議其長少
且令慶父非貴介弟必不至援一生一及之法而自謂當立
矣貶不稱弟不發傳者與牙同罪從彼傳可知友賢亦不稱

皇清經解

卷六頁七

孔檢討公羊通義

四

弟者春秋許人弟者必使弟也管蔡失道而周公成其
聖慶牙諫而季子成其賢緣周公季子之心豈得已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為錄焉爾我主之也

檀弓

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由戎嫁服姊妹之服故恩
錄之也不言齊侯夫人而以王姬繫齊葬同於內女文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郟解話日善者婦人無外事
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

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
案會不蒙乃致奔喪致是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趙涉日凡內臣會伐不月溺以
趙涉日凡內臣會伐不月溺以
惡弁重錄責之甚也凡侵伐常例誓抗王命者皆殊文此見
美惡諸侯之師以錄月者爲善公會侵荼侵楚宋公伐齊是
也大夫之師以錄月者爲惡溺會伐衛公孫慈
會侵陳是也君臣殊利故得相反以成其義

夏四月葬宋莊公纂未明而書葬者爲繆公之後諱與喜時同義

五月葬桓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是文九年傳所謂過時則有之然骨肉歸復于土其道尚靜苟有陵谷之變至勤與孩樞孝子仁人所不忍言也卜葬之詞曰考降無有近悔與天下而葬一人未能遠悔尚復改葬蓋不慎矣若乃無非常之變榮奢更葬尤春秋之所惡也古不脩墓况改葬乎

秋紀季以鄫入于齊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

據非先君之弟當言紀侯之弟某

賢也何

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

董仲舒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專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妹義又曰君子不辟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臣固益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齊將復讐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鄫往服罪于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

皇清經解

卷六頁七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五

時有所依歸春秋之於所賢也因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解詁曰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男謂女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謹案喪服女子適人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其傳曰婦人雖在外有所取無所歸故以存姑姊妹爲辭惠士奇曰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緇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爲采此韓詩外傳之說必有所據邢邵謂者紀之封鄫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鄫存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與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鄫入于齊則附於齊之封內爲齊之附庸矣

冬公次于郎

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左傳曰凡師一宿爲左傳曰再宿爲信過信爲

次解詁曰次者兵舍止之名惡公既救人雖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強消亂也次例時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殺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婦人不言會言非正也饗甚矣解詁日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

三月紀伯姬卒伯姬即隱二年紀所逆者蓋惠公之女莊公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春秋

之義內女嫁于諸侯者錄卒嫁于大夫者不錄卒也其紀伯姬亦諸侯夫人不見卒者紀伯姬者桓公之女也僖之季年

偷來求婦蓋卒于文宣之世於屬為父之姑尊絕旁總况復

出降本以有服思錄無服則不錄矣所傳聞之世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齊尚居于櫟而經不稱之為鄭伯者時子儀當國尤不正不與成為君也

紀侯大去其國

大夫者何滅也

大夫者去不返之辭其君出奔而國為敵有秋因其可諱而諱之解詁曰言大夫者為襄公

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 孰滅之齊滅

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

公復讐也 襄公他事不足賢獨復讐之心有取焉故為之諱惡以成其善俗儒疑於襄公利紀不得為賢此未

皇清經解

卷六頁七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六

明諱之所設也假令襄公不食土地爵乎令德更復何諱唯賢其復讐而又病其利紀是以存其可法沒其不可法而假

以為後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 解詁曰亨煮

齊詩譖曰太公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 謹案

之于周懿王使烹焉管義古文烹亨皆作亨字 以襄公

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

卜之曰師喪分馮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 此皆命卜之詞言

君死猶以為吉若長岸之戰楚司馬子魚令龜曰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其意同也解詁曰分半也師

喪亡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 歷胡公獻公武公厲公文九世

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 黃道周曰九世而猶可况於三

者家亦可乎曰不可 謂大夫家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

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

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 解詁曰雖百

世號猶稱齊

侯謹案大夫士之義不得世故喪服傳曰父子一體也昆弟一體也禮所與使復讐者亦唯父母之讐不與同生昆弟之讐不與聚今紀無罪此非怒與非怒曰怒遷怒齊人語也此國而已今紀無罪此非怒與非怒曰怒遷怒齊人語也此國而已

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猶古通以爲由字古者諸侯必有會聚

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號者玉幣之號若秦伯使遂來聘曰

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辭者賓主然則齊紀無之辭若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禮既拊以俟矣

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解

曰無說無悅懼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解語曰若如也猶曰得爲如此行乎

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解語曰無益於緣恩疾者可也疾痛也

治曰無緣恩疾者可也疾痛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解語曰據季姬也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

解語曰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故痛而書之明魯宜當閉傷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

此復讐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恩錄文於葬

其爲可葬奈何復讐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

殯亦將葬之也解語曰以爲者設事辭而言之稱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言義非將殺之絕句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郚

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等

不沒公言齊侯而必貶齊侯稱人者沒公則但有諱義人齊侯兼以惡齊也諸侯以國爲體雖攝哀錄莊猶有讐襄公之心焉讐之則其言賢之何也賢其可

賢其可貶以直報怨春秋以之前此者有事矣解語曰

師伐衛後此者有事矣解語曰師及齊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是也

於讐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讐狩

也從禽為樂與讐共之乃忘親之大者於讐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讐者無時

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戎事不邇女器且言如齊師惡甚矣

秋倪黎來來朝

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

今為附庸則名倪其後受圍則名小邾婁倪本邾婁顏之少

達於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附庸名者方二十里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皇清經解 卷六頁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八

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解詁曰據納頓辟王

也絕正其義不使諸侯得立王之所廢穀梁傳曰是齊侯宋

王公也其日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

王公之命也今驗經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公會齊人宋人邾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者何微者也則微子突者何貴也其實貴則其稱人何

解詁曰據王子瑕不稱人謹案穀梁傳曰稱名貴之廢疾以

為稱子則非名也尋此注意突仍是名何君擇善而從故自

說 繫諸人也本當稱王子耳曷為繫諸人王人耳乃王人

耳使若王不深助留但遣微者子突無威重不能成功以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解詁曰據衛侯絕曷為絕之犯命也犯天子

絕賤不成爲諸侯故生名之其言入何歸鄭衍或言復歸篡辭也篡衛侯留也書者尊王命所立也月者諸侯出奔還入國例

秋公至自伐衛

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解詁曰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不復錄兵所從來獨重其

來會之時不得意致伐解詁曰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從來此謂公與二國

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解詁曰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

意不敢勝天子也解詁曰與上辟王同義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爲危錄之

蟘

冬齊人來歸衛寶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

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

皇清經解

卷六頁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

九

魯侯之力也解詁曰時朔得國後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

寶者玉物之凡名謹案齊人來歸衛寶分惡於齊也成篡而後賂之辭也取郟大縣于宋專惡於魯也賂而後成篡之辭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

恆星者何列星也解詁曰恆常也常以時列見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

中星反也解詁曰反者星復其位音義板本脫則字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

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此魯史記

文也徐彥曰據此傳則孔子未脩之時已謂之春秋而君子

舊解云孔子脩之春作秋成謂之春秋者失之遠矣雨星不言

脩之曰星實如雨解詁曰明其狀似雨爾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爲異不以尺寸錄之蕭楚曰白

上而落謂之實星霜皆實而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實後言霜星麗于天見實則知之故指言星實一字先後不妄有如何以書記異也董仲舒曰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此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

徵也眾星實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為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見參絕矣解詁曰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其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弱不能誅衛侯朔是後遂失其正諸侯背叛王子日卑星實未墜而夜中星反者房心見其虛危升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虛危齊分其後齊桓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謹案洪範曰庶民惟星漢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實如兩長一二丈釋釋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以為星長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網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

秋大水

莊公忘讐不孝于禰廟之罰

無麥苗

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

据周正孟秋黍梁當登令其無苗自春已見

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

禮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

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祲歉則君膳徹鶉鷄饑則徹鳧雁饑則去雉免康則損固獸至于大祲不祭肺不貳

皇清經解

卷本頁七

孔檢討公羊通義

十

味馳道

不除祭事不縣為之變有殺也春秋一穀不升何以則不書故曰饑曰無麥苗曰大無麥禾曰大饑凡四等

書記災也

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

解詁曰据次于陘侯屈完不書俟

託不得已也

本與齊師

約共圍盛而託言陳蔡將來侵伐不得已出師待之下竟不見陳蔡加兵之事不嫌是實俟故得如其意書之深惡魯之陰謀積慮成

甲午祠兵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

解詁曰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謹案祠兵

師說以為祠五兵矛戟劍楯弓矢及始造兵者周禮祭表貉鄭司農曰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蚩也曰黃帝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解詁曰言與祠兵禮如一將出不嫌不習

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於廢之故以振訊士衆言之互相見也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刃且衛後也
何言乎祠兵爲久也解詁曰爲久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久俟齊師不至又遲其祠兵之日以深絕盛人之疑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

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

成者盛之鄰邑本當言伐盛國

成諱之故但舉成不繫國也都而言滅者與滅夏陽同義文公之篇猶見盛伯知此時但亡成都未全滅盛矣解詁曰言及之不用者順諱文曷爲不言降吾師辟之也魯待齊而後克齊因爲內避滅同姓之文然言二國同圍則亦同受降可知此成卽魯所取以爲孟孫采者也左氏順經作傳乃有僂德退師之語抑失事實

秋師還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

還者何善辭也者文十三年傳文弟子援彼難此不

皇清經解卷六頁八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

十一

當善而

病之也言非善之但

師病矣

文王之法師出不踰時春而祠兵秋而振

言還意旅君子以師爲病矣言義少儀注引春秋傳師還曰疲今傳無此文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當本同姓自公之過於師無罪故不得加不善辭也以善反曰還以不善反曰復後出師入亦不錄還者皆從此始見法可知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解詁曰諸兒襄公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

弟公從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

公曷爲與大夫盟

解詁曰據與高侯盟諱不言公

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

解詁曰據高侯名

爲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猶吾臣也君之於

臣當告從命行而反敵血約善故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謹案是盟約納糾也不月者明齊大夫不肯盟

小白自以力得先入耳凡公與大夫會盟例不致

夏公伐齊納糾

納者何入辭也

使之入其言伐之何據實人不舉伐納頓伐

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傳下納者目所為伐事耳與入辭異

時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去公子者

臣於魯也禮公子無去國道仕於他國則不得更稱公子公

子云者吾公之子也非可相假假令齊侯之子而稱公子於

魯則且嫌為魯公子故糾為魯臣即無稱公子之道也糾既

齊小白入于齊

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小白不當立故書其言入何徐彥曰據

歸于蔡篡辭也何氏之例大國篡例月小國時又納亦為篡

皇清經解卷六東土

不言入篡辭也皆誤也子糾正小白不正而一言納一言入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丙不言敗此其言敗何解詁曰掘伐敗也伐誇也雖敗猶可

諱曷為伐敗復讐也解詁曰復讐以死敗為榮故錄之謹案

敗為榮乎特魯之不能讐齊力實不敵故春秋因其敗而誇

大之若曰幸有此敗莊之志雖乃可以自解云爾諸侯以國

為讐先君之讐雖百世不可通然苟竭其志力師喪分焉幸

不得報君子亦恕之矣齊魯皆非能誠復讐者而假襄公以

見復讐之善又假莊公以寬不能復此復讐乎大國曷為使

微者詎不出主名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讐也曷

為不與公復讐復讐者在下也下猶後也義如下武維周之

故言復讐者在其後世也時實以不能納子糾怒齊而託名

復讐伐之桓又非讐子故不與公復讐也合實復讐方善錄

之不當設公設公者起非實復
讐不致者已沒公不得言公至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其取之何解詁曰據楚人殺陳夏徵舒不
解詁曰時小白得國與鮑叔牙圖國政故鮑叔薦管內辭也脅我使我

殺之也解詁曰時小白得國與鮑叔牙圖國政故鮑叔薦管
仲召忽曰使彼國得賢已國之患也乃脅魯使殺子

糾求管仲召忽魯惶恐殺子糾歸管仲其稱子糾何
解詁曰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

召忽死之故深諱使若齊自取殺之者著其宜為君月者從未論年

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解詁曰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

君糾謹案公子糾乃襄公之弟桓公之兄時襄無嫡嗣貴莫
如糾也齊世家曰襄公殺誅數不當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

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莊子曰小白殺兄入嫂荀子曰齊桓五
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檢尋諸文蓋是糾長故次

史為君乃或專據薄貼詭詞以為桓兄糾弟謬矣又如所徵
白左傳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明糾與小白皆僖公

子非襄公子魯納所當立耳廢疾責其親納讐子恐非經意

冬浚洙

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解詁曰洙
在魯北齊

所由曷為畏齊也辭殺子糾也魯自知殺子糾不義而以畏
來齊為辭故浚洙以飾成畏齊

之狀其實長勺之役我能敗之則亦何至以師成畏齊
不能庇一子糾哉春秋書其辭殺子糾之迹諱內深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二月公侵宋

曷為或言侵或言伐弱者曰侵精者曰伐解詁曰猶虜也將
兵至境以過侵責

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靈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暇推責
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謹案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

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明侵伐皆王者之師堂堂正正
之名而左氏以輕師偃鐘鼓為侵者失矣伐者深入其境侵

者害淺故春秋之義侵善於伐侵伐例
皆時唯內書公侵者恆舉月蓋善錄之戰不言伐解詁曰舉
戰為重舉

戰是圍不言戰解詁曰舉圍為重
圍舉八為重入滅

不言入重齊滅萊是也解詁曰舉滅為書其重者也
輕者包

皇清經解 卷之五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三月宋人遷宿

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解詁曰還繞也子沈子曰不

通者蓋固而臣之也因而臣之者因取以為宋附庸也所遷

絕世與奪國同九伐有犯此近是與遷之者例月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此近是與遷之者例月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其言次于郎何伐也解詁曰時伐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

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別之故一國戰須分

言伐例也然又不直舉伐者郎者吾近邑與四鄰異不可言

伐須為變文也我能敗之故先言次後言敗對桓十年來戰

日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零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侯獻舞歸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

荆者何州名也漢南曰荆州以州舉者略之若言荆州之蠻

其國而外諸夏蠻夷猶未及錄故深略之至所聞之世內諸

夏而外夷狄荆始進稱楚其吳初通上國已在成公之未故

以國書矣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

字字不若子徐彥曰言荆不如言楚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

介葛盧不知言邾婁儀父言邾婁儀父不如言楚子吳子謹

案此七等所以進退四夷細陟小國極於子者禮所謂東夷

北狄西戎南蠻躡大日者法也蔡侯獻舞何以名解詁曰器獲

義也是春秋所託王者法也絕曷為絕之獲也解詁曰獲得也戰而為敵所

獲據戰而執者當言獲滅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解詁曰與

謹案以歸雖亡國之辭然尙無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大賤義書序日以箕子歸是也

何以不言出解詁曰据衛國已滅矣無所出也解詁曰別於

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謹案諸侯卒名失地名所聞世以前略小國卒或也不至故其失地亦極不名諱子奔莒弦子奔黃溫子奔衞是也名減例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秋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不舉內為重者錄災所由生道

其本也知非為王者之後記災者所傳聞之世方外諸夏雖王者之後猶未得記故知仍以及內錄爾左氏說外災据告書者但魯史之體如是非春秋新意也就以其傳駁之隱七年京師來告饑不書何耶

冬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過我

解詁曰時王者嫁女于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

辭謹案前王姬歸月此同外女歸例不月者但以過我書我不為主故也

皇清經解

卷六頁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五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其言歸于鄆何

解詁曰据國滅來歸不隱之也何隱爾其國書鄆非紀國而言歸

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解詁曰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為叔來歸不書者歸鄆者痛其國滅無所

歸也鄆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月者思錄之家鉉翁曰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

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日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

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彊禦猶言劼敵

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

公戰獲乎莊公

左傳曰乘邱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歐孫生搏之獲不書者非軍將

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于宋散冗也舍止也

夫歸而復其位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

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解詁曰淑善美如也萬見婦人

皆在側故託閔公以此言閔公於此婦人解詁曰更向萬曰女大於此婦人

其言顧曰此虜也解詁曰顧爾虜虜故解詁曰更向萬曰女皆執虜於魯侯故稱

耳魯侯之美惡乎至解詁曰惡乎至猶何所至謹案董生讀此傳故字作知爾虜絕句焉知魯侯之

美惡乎絕句至屬下萬怒爲句文義較長音義惡依何義音烏依繁露義如字萬怒樽閔公絕其脰

也齊人語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劔而叱之萬

臂撥仇牧碎其首手劔手持劔也叱之叱萬齒著乎門閔解

日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解詁曰猶乳犬攫虎伏雞搏狸精誠之至也劉敞曰仇牧之智

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疾其疾而忘其力憂其憂而忘其生也謹案左傳曰遇仇牧于門叱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

西又殺之督本弑君賊故不書是亦傳所謂累死而不得賢者也杜預妄云殺督不書宋不以告苟如是則君子之筆削

哉安在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月者譏緩討逸賊與州吁同義左傳云宋人請萬于陳而醢之春秋不書討賊葬閔

父奔者踰年縊死經亦不錄慶父之誅閔公之葬猶慶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解詁曰齊桓行霸約

東諸侯尊天子故爲此會也桓公卑未爲諸侯所信卿也使徵者會也桓公不辭徵者欲以時下諸侯遂成霸功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解詁曰不會北杏故也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惡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何以不日信言不月而難其日者方欲通解桓盟不日爲易解詁曰易猶使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皇清經解

卷六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

何如曹子名沫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解詰曰自傷與齊為讐不能復也伐齊竊糾不能納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

反復為齊所曾而殺之解詰曰當猶敵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解詰曰土

基三尺土階三等日壇必必有壇者為

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曹子手劔而從之解詰曰

日從隨也隨莊公上壇造桓公前而魯之曹子

本謀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有不能之色

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史記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

齊境君其圖之解詰曰諸侯死國不死也故可許諾桓公曰諾

田齊所侵取汶北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解詰曰諸侯死國不死也故可許諾桓公曰諾

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壇上末兩君會盟之所故已盟曹

子標劔而去之解詰曰標牌也時曹子踰劔守桓公已盟乃標劔置地與桓公相去離齊名南曰太史公

依公羊說為刺客別傳後人疑此事但荀子大儒

而其王制篇曰桓公劫于魯莊則此說之傳久矣解詰曰臣約其君曰要

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強見要脅而盟爾故云

犯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解詰曰諸侯猶是禽然信鄉服從再會于

成霸功故云爾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左傳曰宋服故也

秋七月荆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左傳曰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其言會伐宋何解詰曰掘伐國不殊會後會也舉會書者刺其不信因

以分別功惡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一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倪

同今

宋序上者諸侯為宋伐倪故宋主之晉義倪著作兒與五年經文倪字不改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為宋報鄭之侵也故宋復序上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

音義左氏穀梁經皆如此唯今公羊經云公會按十年注鄭幽之會公皆不至疏曰十六年冬會齊侯

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然則公羊本亦無公字今文誤衍謹刪

皇清經解

卷六東土

孔檢討公羊通義

大

同盟者何同欲也

解詁曰同心欲盟也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盟也杜元凱

日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

邾婁子克卒

即儀父也小國錄卒者足喪文不葬者起實小國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

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

解詁曰以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無氏也

執之書甚佞也

為魯將受佞人故書其執穀梁傳曰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

意同知非為齊執甚佞書者齊若以其佞執之當得為伯討今齊稱人則執不當罪或正

如左氏所說怨鄭不朝故耳

夏齊人讖于遂

讖者何讖積也

解詁曰讖者死文讖之為死積死非一之辭眾殺成者也左傳曰

遂而戍之遂因氏鴆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之齊人讖焉解詁曰齊戍之非也遂不當坐故使齊為自積死文

也種人者
衆辭也

秋鄭瞻自齊逃來

何以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解詁曰重言來者

云爾益痛魯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稿卒為後敗也謹案鄭瞻之事傳無明文何注每有此類疏輒以為出春秋說然若龍門之戰僖之取楚女絳侯未與董仲舒已言之漢藝文志又有公羊外傳五十篇今亦未見云云之說疑皆公羊師學相承未敢以意去取

冬多麋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言多者以多為異也謹案京氏易傳曰棄正作淫為火不明國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日者食于晦也晦則不言日也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劫公

夏公追戎于濟西

皇清經解卷六頁十二 孔檢討公羊通義

尤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解詁曰據公追齊師至鬻舉齊侯也音義闕成石經云此未有伐者無言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

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追逐也蓋濟西之國逼近戎患公為中國追也其後曹君卒死於戎難董仲舒曰鬻傳無大之辭兵已加焉乃從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善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于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故救害而先知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詳其美恤遠之害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是以知明先而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自濟以西不限所至之辭故為大也此與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謂

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者同意解詁曰追例時

秋有蜮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言有者以有為異也徐彥曰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謹案洪範五行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貶厥罰恆陰時則有射妖劉
向以爲螭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
謂之短弧近射妖死亡之象也
時莊公將取齊之淫女故越至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音義媵絕句于鄆絕句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

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解詁曰言往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如合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閑媵路謹家媵送也送致其女也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二人緩帶禮婦人無子當去諸侯夫人雖無子媵有子媵得不去重黜尊也易曰得妾以其子此之謂也白

皇清經解 卷六頁七 孔檢討公羊通義

平

虎通義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要九女亦足以承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二國來媵誰爲尊者大國爲尊國等以德質家法天尊左支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以爲媵也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晉義弟也白虎通引作女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爲下張本文也穀梁傳曰其日陳人弟也

之婦畧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解

日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爾謹案古之爲大夫者祭祀能語喪紀能誅升高能賦作器能銘山川能說師旅能誓田能施命貞能命龜能造命能是九者可謂有德晉矣是故聘禮受命不受辭辭無常遞而說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是不可以爲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解詁曰先

大夫皆不至公子結出境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境乃得專之也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謹案郵者盟

地非致勝地也木送女如陳行及于鄆值齊宋約盟而結與
焉魯曰鄆子會盟于邾婁已西邾婁人執鄆子用之會盟者
會曹邾之盟非盟于邾婁也干邾婁者起鄆子下事言行及于邾
婁而見執也此二經文同今皆失其讀董仲舒曰春秋之法
大夫無遂事又日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
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其處則皆非也春秋
反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
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
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率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
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故公子結受命往滕陳人之
婦于鄆道生事從齊桓桓春秋非公子結受命使京師道
生事之晉春秋非之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
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廣
森謂結不書卒則未命爲卿本不當氏氏公子者蓋善其遂
事褒錄之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解詁曰鄙者邊垂之辭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解詁曰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已月者異國

皇清經解

卷六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夏齊大災

大災者何大瘡也

解詁曰瘡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之非火災也謹案經例大者曰災小者曰火言災

則大已見不煩更有大文故得起非火災也瘡讀若蘇林音國無稱瘡之瘡曲禮注以此傳字直爲清呂氏春秋曰仲父之病矣積甚高誘亦以此傳大潰說之大瘡者何病也

解詁曰瘡者民疾疫也

何以書記

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解詁曰病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在鄭瞻夫人如

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謹案疫氣自齊漸染及魯道災所由生故不舉我爲重齊災恆不書今獨見書則及我之意自見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解詁曰春秋纂明者書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

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穀梁傳曰肆失也跌亦失意範王省唯歲宋世家亦作省災省者罪也書曰昔災肆赦此之謂也肆大省者言放矣大罪也王者順三微之氣極以建子之月赦宥罪過於易冬至卦氣為中子其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然則周正正月正肆省之時也何氏所云哭辟子卯尋省傳義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忌諱也諱罪人故一切肆之蓋慕刑措之名失勝殘之實自是君廢其威魯遂積弱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解詁曰言小君者比於君為小俱臣使終不忘本也謹案春秋之初下成康未遠諸侯夫人猶從君之諡裔有莊姜宣姜鄭有武姜是也非正嫡則無論仲子

皇清經解卷六頁十一孔檢詩公羊通義

三

是也魯自文姜以後不別適庶皆各自為諡定公之妾嬖氏不當體君乃反稱定嬖此末世驢亂作之不應禮法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解詁曰書者殺君之子重也謹案陳世家子禦寇經不言世子者蓋雖貴宜為太子非適長又未普也稱人以殺者歸惡於款也言款之志在乎構殺其兄而代之也後款卒不日亦為篡

未明故與此事相起

夏五月月亦舊有所繫之事而為內大惡當譯者趙訪曰夏五月非首月蓋夫子既削其事因留其時月以備一時見魯史於此本非有關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等謹必沒公言高傒不貶言公及齊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謂侯及國歸父之父也言雖貴如高傒猶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傒卽是抑之陽曷為就吾

微者而盟據及宋人盟于宿為內微者也及我欲之而言就者據防內地公也公則曷為不

言公諱與大夫盟也。于暨言公及齊大夫于防，設公者無君，而盟大夫猶可言也。有君而盟，大夫公卑矣。是以諱之也。諸來聘而盟者，皆不言公及，同此意也。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桓三年公于齊，如齊逆女，不書納幣。讒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不主言議，喪娶者親納幣，失之小者也。三年之內，國婚失之，大者也。小者猶譏，大者可知。解詁曰：前幣即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謹案幣者六幣之通名，諸侯聘女以皮帛。

幣非禮也。不主言議，喪娶者親納幣，失之小者也。三年之內，國婚失之，大者也。小者猶譏，大者可知。解詁曰：前幣即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謹案幣者六幣之通名，諸侯聘女以皮帛。

幣即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謹案幣者六幣之通名，諸侯聘女以皮帛。

皮帛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盟于柯，下故據彼。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解詁曰：公如齊，淫與陳難此。公再之桓國，皆不致，莊公則致，故得起有危義。其他公如齊如晉如楚，悉致者自是常例耳。

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解詁曰：公如齊，淫與陳難此。公再之桓國，皆不致，莊公則致，故得起有危義。其他公如齊如晉如楚，悉致者自是常例耳。

難此。公再之桓國，皆不致，莊公則致，故得起有危義。其他公如齊如晉如楚，悉致者自是常例耳。

皇清經解卷之百八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祭叔來聘。祭，袁內之采也。叔，其君也。自同於外，諸侯使其私人。人臣者，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饋，不行于竟中。其聘非禮也。殺梁，傳言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是也。鄭司農以為祭叔無王命，自來既無王命，即非為祭王聘。若其自為聘，則無君親行聘之禮，徐邈以為祭叔為祭公使聘，既失禮又不當貴，其使得稱字，愚謂祭叔即祭公也。為三公則稱公，不為三公則不稱公。

祭叔來聘。祭，袁內之采也。叔，其君也。自同於外，諸侯使其私人。人臣者，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饋，不行于竟中。其聘非禮也。殺梁，傳言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是也。鄭司農以為祭叔無王命，自來既無王命，即非為祭王聘。若其自為聘，則無君親行聘之禮，徐邈以為祭叔為祭公使聘，既失禮又不當貴，其使得稱字，愚謂祭叔即祭公也。為三公則稱公，不為三公則不稱公。

夏公如齊觀社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殺梁傳曰：以是為尸女也。惠士奇曰：尸女者，主為女而往，陳佗淫乎蔡，莊公淫乎齊，墨子曰：燕有社，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殺梁傳曰：以是為尸女也。惠士奇曰：尸女者，主為女而往，陳佗淫乎蔡，莊公淫乎齊，墨子曰：燕有社，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

公至自齊

危致例，月此之桓國，而致危義已見，故不復月。

荆人來聘

荆何以稱人。解詁曰：據始能聘也。解詁曰：明夷狄能慕王化，上稱州。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

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其言朝公何据常辭言來朝公在外也公在穀而蕭君以朝禮見也附庸方三十里者字

秋丹桓宮楹

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穀梁傳曰禮天子諸侯非禮也解詁曰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曹鄭皆同姓之伯然唯終生始見得葬達於春秋者蓋貶之也春秋雖亡國數十率以弱小不能自存唯曹列於成國而當春秋之中先見覆滅傳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弊也曹其是矣莊有不子之惡其嗣僖公不用忠臣之諫死于戎寇昭公繼之好奢而在小

負芻又最著有惡行故春秋一切略其卒葬言乎曹之君世

皇清經解卷六頁十孔檢討公羊通義

十四

齊其無道以至於亡也所以深惡曹而為有國者戒也俗儒輒以為舊史無日春秋因之春秋采列國之史豈僅見魯史且魯史亦何憾於曹而獨世世闕其卒日哉終生遠而日存午露近而日闕抑又理所不然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貳義如傳取事齊有貳心後齊人降鄆師次于成是其驕也不從下幽之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專盟為不信辭不言及言會者著我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我貳則不信貳無汲汲之意故日之於桓無損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楹非禮也穀梁傳曰天子之楹斲之斲斲之斲之大夫斲之士斲木刻楹非禮也此傳不直言丹桓刻楹非禮必全舉經句者本不當丹刻既丹刻尤不當

加後禰廟推經譏含兩義故特連桓宮言也解詁曰月者功重於丹桓謹案春秋之法同事而再失禮則後事重錄之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何以書親迎禮也

白虎通義云外屬小功已上不得娶故春秋傳曰讎娶母黨也今傳無此文似亦嚴

顏氏文公娶乎大夫則非魯大夫之黨得讎母黨者莊成二公而已未知傳文本在何篇內逆女例月而此及僖如逆女不用公卽以娶母黨失正故略之與律禁姑之子舅之子相為昏媾寔春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其言八何

擬當言公及夫

難也其言日何

解詁曰掃夫人

難

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解詁曰掃夫人難

疾也齊人語約遠賂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為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為大惡者妻事夫有回義雞鳴縱筭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則聽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

皇清經解

卷之八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五

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謹案僂俯也不僂者蓋不伏順於公之謂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

解詁曰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為宗

疎令昭穆視疎各得其序也故始統世世繼重者為大宗旁統者為小宗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謹案宗婦猶言主婦杜范等以為同宗之婦非也左傳曰哀姜至公使宗婦覲明非大夫亦覲大夫宗婦者言大夫之宗婦耳穀梁傳云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則以大夫宗婦為二尋下傳止舉婦贊更不言大夫見用是傳意與左氏同與穀梁異古人訓話最精如喪服為大夫命婦者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大夫本無庸釋恐讀者惑於大夫命婦為一故兼釋之引彼證此即知此不兼釋者是以大夫宗婦為一

覲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

禮見

也用幣非禮也不言用幣覲言覲
用幣者舉常事於上著失禮於下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股脩云乎解詁曰股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為贄見始以股脩為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棗栗取其

早自謹敬殿脩取其斷斷自脩正軌此者若其辭云爾所以
叙情體志也謹案肉切而乾之日脯加薑桂銀曰殿脩云乎
脩也可科取其一非必兼用

大水 丹刻楹桷以悅讐女遂乃頰歲災水簡宗廟之罰信矣汪
克寬曰莊公取讐女及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
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為配儀而萬年宮夜
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

春秋之義小國無大夫無

大夫者稱人不錄名氏也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
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國小國二卿皆命于其
君春秋稟文王之法假天子之事小國之卿不命于天子故
亦不得以名通于春秋唯來接我者然後書羈非接內而亦
書者乃特見其賢也穀梁子曰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
夫者其義異也是說必有所受顧未著其所以異也今謂曹
實小國曹駸從小國本當與鄭同意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
故手會仍得繫氏益與卒葬同意

皇清經解

卷六頁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

庚

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

解詁曰戎師多又常以無義為事禮兵敵則戰

不敵則守君師少不

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

以為得君臣之義也

解詁曰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仕為

行五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
之是也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四曰爭
諫子反諫歸是也五曰懲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謹案韓非
子曰夷吾束縛而曹羈負羈也杜預但驗經文與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相似遂以羈為曹世子赤為曹僖公僖公實名
夷不名赤鄭忽曹羈雖同號實貴賤不嫌惠士奇曰鄭伯寤
年卒世子在位未踰年故稱名曹伯射姑卒世子在位已踰
年矣當書曹伯羈出奔陳不稱伯則曹羈非君也安可與鄭
忽同
例哉

赤歸于曹郭公

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

郭公名赤失地

而寓于曹者也寓公稱公與州公同義不言奔者非國滅出亡亦非見迫逐不有其國棄之而去此與紀侯夫去歸也但說例据其國言之則曰大掘所上之國言之則曰歸也但郭公不當倒在下疑傳春秋者赤上字舊漫缺經師相承以為郭公謙慎不敢補入正文故著之於下耳郭有道碑曰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氏穀梁皆為號而此經三家同作郭公又所未曉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解詁曰稱字者敬老也禮七禮幼各冠字五十以伯仲女叔以氏配叔不稱且字知年在五十以上故師說云爾然傳實無明文穀梁

則曰天子之命大夫也以單伯例之近是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不葬者本當絕故奪臣子辭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解詁曰求責求也先言鼓後言用牲

者明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書者善丙感懼天災應變得禮謹案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宿在畢

皇清經解卷之八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七

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以朱繇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

故營之解詁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尊其本

也朱繇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

者示不欲絕異說爾謹案社有田主各以其土之所宜木營者崇其樹也周禮六祈一曰類二曰禘三曰禘四曰祭五曰

政六曰說後鄭司農曰禘如日食以朱繇營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煇煇大明灑滅無尤奈何以卑侵尊

以陰侵陽是之謂說也造類禴禘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解詁曰不舉非禮為重者如去于社

嫌于門禮也謹案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為水禴焉然非禮典董仲舒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

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

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自下犯上以陰傷貴皆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

冬公子友如陳解詁曰如陳者聘也丙朝聘言如者尊丙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謹案丙大夫如例時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省義石經監書者錄內所交接也謹案丙大夫如例時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衆也殺其大夫者駢誅偏戮之辭晉殺三卻猶名此以衆不名者小國大夫本未得以名氏見

今又衆故略不足列數之也曷爲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解詁曰曹諸大夫與晉俱敵戎戰曹伯爲戎所殺諸大夫不仗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

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爲得其罪故衆略之不名謹案曹君僖公也嗣子昭公也君殺大夫稱國傳例在僖七年春秋之義

諸侯不得專殺大夫始故疾者專殺大夫始故疾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解詁曰君錄之外殺大夫例時

皇清經解卷六頁十一孔檢討公羊通義

胡子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

髡滅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其賢又所諫者戰也故爲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謹案戎殺曹君秋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與戎狄得滅中國而傳別言爲曹羈桓公諱者春秋聖者之作一言時管數旨若此之類亦爲存中國亦爲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閏經自該蘊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

已有成解故於此時所易曉申其隱義羈者君子所賢也羈所爲恥君子亦恥之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桓之會不致其伐猶致致伐楚伐鄭是也此及二十八年救鄭不致者自從公會大夫

不致例會大夫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心之象也

絕若綫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解詁曰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謹案伯姬卽二十五

年始嫁者言會者敵辭蓋桓公女莊公妹也

公會婦人前後未有此例良以失禮略不致

公會婦人前後未有此例良以失禮略不致

公會婦人前後未有此例良以失禮略不致

公會婦人前後未有此例良以失禮略不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沒稱字惠士奇曰原仲陳世卿詩所謂南方之原也大夫不書

葬此何以書解詁曰掘益師等皆不書葬通季子之私行也直言如陳則嫌為國使故

著其事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明禮得私行是以通之也音義板本作通乎季子因下文而誤衍從聞成

石經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解詁曰欲起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解詁曰禮記日門內之治其辟內難君子辟內

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

夫人以魯公魯者交扶制之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

政坐而視之則親親時季子未執國政其位與勢皆不得治之將坐視其亂緣親親之心所不忍見

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徐彥曰上二十五年冬公

皇清經解卷六頁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

堯

子友如陳今又請往故言復也廣森謂傳著請至于陳者明有君命解經得言如意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遂如楚

乞師文同不嫌者乞師事重知為國行外大夫葬理無君使往會足通私行矣解詁曰不嫌使乎大夫者有國文也

冬祀伯姬來

其言來何解詁曰攝直來曰來左傳云歸寧曰來此傳不言有來歸直來曰來歸寧者伯姬桓公之女桓公

文姜俱已沒不當歸寧知主議直來書也直來有事無事例

並時毛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鄭司農說國君夫人父母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

於兄弟也何邵公謂諸侯夫人尊重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大歸曰來歸解詁曰大歸者廢棄來歸也

一歸宗與詩義違大歸曰來歸解詁曰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

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所疾

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

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議也嫉妬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
竟逆女非禮也大夫位隆任重不敢外交無與異國為姻媾
為舊國君傳曰妻言與民同也鄭司農以此傳說之言大夫
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若其士賤可得先聘異國女
禮曰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假令為士時先聘異國女
後為大夫而娶亦不得復行親迎為出境將於政事有所指
曠故也逆叔姬不言逆女又不月叔姬不書歸皆略
其文為內女行于大夫之初封所未知其時降爵為伯春秋
杞伯來朝因而不褒又不為錄災異與宋比者亦將託新義為
後法有王者起當在所黜也禮曰尊賢不過二代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

績

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

皇清經解

卷之八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也釋甲寅為戰日也必舉伐于日即戰也春秋伐者為客解詁曰伐

下戰上者明師至之日即戰也春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齊

齊人語也伐者為主解詁曰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齊

者若今入聲也周官音義劉昌宗讀伐為扶廢反是伐人之

改曰日中必彗執斧必伐長言之與彗為韻高誘注呂氏慎

行論云闕讀近鴻緩氣言之彼亦謂鴻去聲也氣緩則言長

傳舉春秋者道經通例雖戰不言故使衛主之也解詁曰戰

伐也舉戰執序下即首兵者可知故使衛主之也序上言及

者為曷為使衛主之解詁曰據宋襄衛未有罪爾繁露曰齊

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解詁曰據桓

桓公怒而大敗之燕人戰敗未得乎師也方至遽戰則尚未深造衛地蓋邊鄙
成爲師也不地者至日便戰與結日地期者異是以不與偏戰常辭
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瑱卒春秋首褒邾婁故遂得常卒于所傳
日至此乃日者錄之以漸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人救鄭解詁曰書者善中國能相救

冬築微

大無麥禾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解詁曰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謹案大無麥禾內淫亂之罰也玉藻曰年不順成土功不興

臧孫辰告糴于齊

告糴者何請糴也解詁曰買穀曰糴何以不稱使據內稱使文當云臧孫辰如齊告糴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實為國使春秋以其私行之辭言之曷為以臧孫辰之

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十年不熟告糴譏也梁傳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

皇清經解卷六京士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飢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蓋以為春秋之文非徒見刺諷而已將使後之王者觀於告糴之譏知未荒而備之有道觀於築微之譏知既荒而救之有政觀於大無麥禾之記災又思所以飭已勸民內無色荒外卑宮室崇節儉慮是而水旱不侵天道苦於上農時不違人舉盡於下豈有饑饉薦臻之患矣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廩

新延廩者何脩舊也解詁曰延廩馬廩也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謹案三者例

時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招新官譏何譏爾凶年不脩

穀梁傳曰古之人君者必時視民之所勸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小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廩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惠

士奇曰蛾潛于水虞處于湯蠶生于盛暑後世多有之曷爲多虞有蛾有蠶亦書于策哉周禮與春秋皆先王擾世大典先王盡人性以盡物性而其所以盡物性之官教擾而阜蕃毆攻而諭者苟有一官之未備必有一物之爲災故堯舜命契爲司徒所以盡人性命益爲朕虞所以盡物性君子讀春秋見書多虞則知獸人之官廢矣見書秋螽冬螻八月蠖則知庶民之官廢矣見書鶴鶴來巢則知若蒺氏庭氏之官廢矣蓋官之官廢矣見書鶴鶴來巢則知若蒺氏庭氏之官廢矣蓋官失於朝故變生於野春秋載于周禮其變著于春秋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解詁曰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謹案叔姬本滕得錄卒與夫人同者

伯姬卒其姊宜攝女君者也故白虎通義曰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讓也

城諸及防

何氏云言及別君臣之義此推昔辛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言之彼特爲以邑奔者或据其私邑或更通公邑故漆聞邱不言及防茲乃言及別見罪輕重耳不可

曰言及先後之辭實表取焉

三十年春王正月

皇清經解

卷六貞士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夏師次于成

殺梁傳曰欲救郟而不能也

秋七月齊人降鄆

鄆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

之爲桓公諱也

解詁曰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爲諱言降者能以德見歸自來服者可也

外取邑

不書此何以書盡也

解詁曰襄公服紀已過而復盡取其邑惡其不仁之甚也月者重於取邑謹案

紀之亡二十餘年矣而鄆猶孤存蓋其守邑也桓公必將脅之以若安陵不入于秦莒卽墨不下于燕者也桓公必將脅之以威屈其志而窮其力以取其土地故不曰鄆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鄆問鄆而甚桓見乎辭矣是皆所謂諱其文不沒其實者也齊桓人者貶也雖不言取而斥齊人是時未有存亡繼絕之功與之未辭故諱不若滅項之深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

叔爾

殺梁傳曰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解詁曰是後魯比社二君狄滅邢衛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魯濟濟水之上杜元凱以為濟水厓齊

山大澤王子不以封故謂之魯濟可謂之我濟則不可

齊人伐山戎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

解詁曰據下言齊侯來獻戎捷

貶曷為貶

解詁曰據齊侯伐北戎不

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

解詁曰操迫也己甚也

康侯曰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伯連帥之職何以讓之乎

恒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讓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

勞中國而事夷遠捨近故而貴遠賤近故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脩

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

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手觀此可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言戰得捷也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

言以桓公

皇清經解卷之八十一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激浣也

解詁曰無垢加功曰激去垢曰浣齊人語也譏

者為瀆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

慢之漸也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

也四方而高曰臺謹案十年宋師次于郎左傳言自雩門出

敗之明郎在南門之外其地有達泉臺下臨水泉臺所由名

也鄭司農說手洗為漱足為浣

夏四月薛伯卒

即隱之篇來朝所稱薛侯者伯其本爵也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而卒之則加錄已明故不復

稷薛不日又不名者來親隱緩恩殺

築臺于薛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解詁曰禮諸侯之觀不過郊謹案五經異義曰公羊說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園臺以觀鳥獸魚鱉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園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

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者見用二十
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返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

解詁曰以威恐怖魯也其威我奈

何旗獲而過我也

解詁曰旗軍幟名各有色也與金鼓俱舉使士卒望而為陳者旌獲建旄縣所獲得以

過魯也戰所獲物曰捷謹案實威我而言來獻戎捷尊內文也楚獻捷時此月者共其例起非實獻捷

秋築臺于秦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

解詁曰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為國明皆不當臨也臨社稷宗廟

則不敬臨朝延則泄慢也

冬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禘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

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德

皇清經解卷六貞士

孔檢討公羊通義

誦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宋序上者遇禮近者為主遠者為賓故使宋主之也穀梁傳曰梁邱在曹邾之

間去齊八百里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何以不稱弟

解詁曰據公弟叔肸卒

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據殺買價皆言刺

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

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

過惡者未作而弭之之謂不以為國獄者季子之心不欲彰其事使

國存為罪案也

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

解詁曰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曰寡人即不

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

解詁曰致與也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

公曰庸得若是乎

解詁曰庸猶備備無節目之辭

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

已知之矣解詁曰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公生世家自魯公以下考公生慶父亦當及是魯國之常也諱案公及真公生武公及故事則然而季子必不欲立慶父者爲

其淫慶父也存徐彥曰莊公諱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

亂爾解詁曰再言夫何敢者反俄而牙弑械成解詁曰有攻守之覆思惟且欲以安病人也

械蓋則謀弑子般者解詁曰葉者祝毒也牙鴆不成慶父成之

酒鴆鳥大如鴉喙長尺餘嗜食蛇解詁曰葉者祝毒也外之辭從吾言

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解詁曰時世大夫誅

不宜揚子當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

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巫僕氏至乎王堤而死巫

氏魯巫官名僕者之家也左傳曰鍼巫鍼蓋僕之氏王堤公

地名吾義舊本爲無僕氏釋文云無本又作巫今定从巫公

子牙今將爾解詁曰今辭曷爲與親弑者同解詁曰辭傳序

皇清經解 卷之八十一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五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解詁曰親謂父母然則善之與日然殺世子母

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

之義也解詁曰以臣事君之義也唯人君然則曷爲不直誅

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季子大義滅親變之正也春秋旣善之矣而又深順其諱文

明乎季子隱之殺之不得已而後出於殺者後若倫阿之徒

苟翦骨肉以自利者乃不得假季子爲口實也其過惡也彼

探其情有愛見之心如季子焉雖殺兄可也不然是亂而已

矣日鄭伯克段于鄆則其忍於殺弟見日公子牙卒日公子

慶父如齊則季子不忍殺其兄見故春秋之立言也董子所

謂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者也所傳聞世內大夫卒不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傳曰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解詁曰在寢地加錄

內也夫人不地者外夫人不卒
內書薨已葬之矣故出乃地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解詁曰撮子赤君存稱世子

解詁曰明當君薨稱子某臣名也謹案顧命逆子劍惟未殯

世父位為君前稱之周禮之文也經於子般子野既既葬稱子

殯未葬猶稱名尚哀也春秋之質也既葬稱子六月癸酉

公冬十月子卒是也解詁曰不各者無所踰年稱公解詁曰

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踰年稱公不可曠

年無子般卒何以不書葬問本不書葬即未踰年之君也有

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明無子本不書

葬與諡不廟則無諡不可得書也有子者當為之作諡列於

五廟義已嗣統與子不得立立孫者殊也許叔重五經異義

云禮臣不殯君子不殯父君無子而不為立廟是背義棄禮

成于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于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

者為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尙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

引殤欲以何明也解詁曰稱卒不地者

降成君也弑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

公子慶父如齊穀梁傳曰此奔也推其事慶父弑般本欲自立

言如耳春秋固而不變者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也後出奔

莒不復諱者正其罪也子般之弑歸獄於鄆魯樂季子翬親

不探其情及其再絞問公罪益大乃拒奚斯之請而誅焉季

子之治慶父先以仁後以義春秋所賢也故季子諱之亦諱

之亦罪之

狄伐邢

